

通志彙解



□ 12  
1411  
125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十八

後學成德

☰☲  
乾下  
離上

伊川先生曰大有序卦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夫與人同者物之所歸也大有所以次同人也為卦火在天上火之處高其明及遠萬物之眾无不照見為大有之象又一柔居尊眾陽並應居尊執柔物之所歸也上下應之為大有之義大有盛大豐有也易傳

大有元亨

伊川先生曰卦之才可以元亨也凡卦德有卦名自有其義者如此吉謙亨是也有因其卦義便為訓戒者如師貞丈人吉同人于野亨是也有以其卦才而言者大有元亨是也由剛健文明應天時行故能元亨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凡卦德有卦名自有其義者如比吉謙亨是也有因其卦義便為訓戒者如師貞丈人吉同人于野亨是也有以其卦才而言者大有元亨是也由剛健文明應天時行故能元亨也又曰諸卦具元亨利貞則彖皆釋為大亨恐疑與乾坤同也不兼利貞則釋為元亨盡元義也元有大與善二義故也又曰元之在乾為元始為首出庶物之義它卦則為善為大而巳又曰元之為善何也曰元者物之先也物之先豈有不善乎事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於成也興而後有衰衰固後於興也得而後有失非得則无失也至於善惡治亂是非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必善為先也故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雍曰乾坤四德諸卦有具之者皆自乾坤中得其一時一事非全有之也雖使彖釋无異辭亦不得

與乾坤同如屯為屯之時元亨利貞臨為臨之時元亨利貞屯之元亨利貞已不得施於臨臨之元亨利貞亦不得施於屯又安得如乾坤四德天地長久其用无窮哉故知四德支分派別散為諸卦合之則為乾坤矣譬之水焉澗溪沼沚江淮河漢以至於海皆水也其功皆能潤其德皆能生其力皆能載而大小相遠則有間矣乾卦言不言所利大矣哉者正所以別坤也諸卦不必辯也

易說

新安朱氏曰大有所有之大也離居乾上火在天上无所不照又六五一陰居尊得中而五陽應之故為大有乾健離明居尊應天有亨之道占者有其德則大善而亨也

本義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

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伊川先生曰言卦之所以為大有也五以陰居君位柔得尊位也處中得大中之道也為諸陽所宗上下應之也夫居尊執柔固眾之所歸也而又有虛中文明大中之德故上下同志應之所以為大有也○卦之德內剛健而外文明六五之君應於乾之九二五之體字性柔順而明能順應乎二二乾之主也是應乎乾也順應乾行順乎天時也故曰應乎天而時行其德如此是以元亨也王弼云不大通何由得大有乎大有則必元亨矣此不識卦義離乾成大有之義非大有之義便有元亨由其才故得元亨大有而不善者與不能亨者有矣諸卦具元亨利貞則彖皆釋為大亨恐疑與乾坤同也不兼利貞則釋為元亨盡元義也元有大善之義有元亨者四卦大有盡升鼎也

唯升之彖誤隨它卦作大亨曰諸卦之元與乾不同何也曰元之在乾為元始之義為首出庶物之義他卦則不能有此義為善為大而已曰元之為大可矣為善何也曰元者物之先也物之先豈有不善者乎事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興而後有衰衰固後於興也得而後有失非得則何以有一作失也至於善惡治亂是非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必善為先故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並易傳橫渠先生曰柔得盛位非所固有故曰大有○剛健故應乎天文明故時行並易說

藍田呂氏曰大有无所不容也

龜山楊氏曰卦唯一陰眾陽宗之故上下應而為大有也大有者盛大之時也柔得尊位大中以虛受之能有其大也是以元亨此以六五一爻成卦之義言之也處

大有之時而外有文明之德以濟之內有剛健之德以蓄之則物不能累矣剛健文明天德也故能應乎天而時行時行言有大而各當其可也說易

兼山郭氏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謙以居之不自滿假者也以一柔而應五剛所謂不寶遠物所寶惟賢者也經曰富有之謂大業故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不如是不足以為大業光天之下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不如是不足以為尚賢也故六五之有不有其有者也六五之尚賢不簡於用賢者也太王居豳狄至則去之不有其有也舜明四目達四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不簡於用賢者也則大有之為大應天而時行蓋可知矣是以秦非不強且大也卒於二世而滅鄒魯非无賢也而卒不能舉曷足以稱大有之元耳哉說易

白雲郭氏曰同人之六二不能大同者非其位也非其才也大有之六五能有大者也有大者包眾陽而有之道孰大於此故大有者非獨有賢也无所不有也孔子曰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則履信思順而又尚賢不獨以尚賢為主也是以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皆堯之有也虞舜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皆舜之有也然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則堯之有以則天而為大也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則舜之有以人同天之大也故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者若舜之事是也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者若堯之事是也其為元亨則一而已說易

漢上朱氏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六四也六四畜之以巽是以小畜大有柔得尊位則有利勢得大中之

道則得人心而又執柔履謙有而不恃故上下五陽皆應能有其大六五而言大中五者大中之位柔得之也故曰大有不言有大者大不可有也此以六五一爻言有其大夫天下至大也有其大者未必能元亨致元亨者由乎其才內乾剛健也外離文明也剛健則不息文明則能順萬物之理而明有是德矣推而行之不失其時者隨天而行也蓋六五自同人之二固始以正矣以時而行是以元亨此合兩體推原六五言大有之才也才者能為是德者也同人曰文明以健大有曰剛健而文明何也同人九五健矣不言剛者剛天德不可為首不言剛抑之也大有六五柔得尊位嫌於剛不足故言剛健或曰大有師賓之道也曰大有尚賢自六五言上九乃有師賓之象柔言尚賢者唯大畜也

傳

新安朱氏曰大有至曰大有以卦體釋卦名義柔謂六五上下謂五陽其德剛健以下以卦德卦體釋卦辭應天指六五也

本義

○問大有卦應乎天而時行程說以為應天時而行如何先生曰是以時而行是有可行之時

錄語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伊川先生曰火高在天上照見萬物之衆多故為大有大有繁庶之義君子觀大有之象以遏絕衆惡揚明善類以奉順天休美之命萬物衆多則有善惡之殊君子享大有之盛當代天工治養庶類治衆之道在遏惡揚善而已惡懲善勸所以順天命而安羣生也

傳

橫渠先生曰柔能大有非天道也乃天命也故曰順天休命遏惡揚善勸衆也

說

龜山楊氏曰火在天上因天之明則物无遜形矣君子  
 觀火天之象以過惡揚善夫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所謂  
 休命者正命也善惡不當其實則非順休命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天之休命无時而或非所謂上不肖者時  
 焉而已時者天之所不能違也過惡云者尚賢之世不  
 使小人得雜乎其間是以舜命九官十二牧亦曰遏絕  
 苗民四罪而天下咸服斯大有之道歟易說  
 白雲郭氏曰明之為德也大矣聖賢之所甚重而後世  
 未之思也堯之巽位大事也曰明明揚側陋而已臯陶  
 賡歌君德曰元首明哉而已伊尹論終始慎厥與曰惟  
 明明后而已商臣之諫高宗曰明哲實作則而已泰誓  
 言元后曰亶聰明而已是以古人稱君德率曰明王明  
 后則明為君德之大也故堯典稱堯曰欽明舜典稱舜

曰文明五子稱禹曰明明我祖仲虺言於成湯曰惟天  
 生聰明時又詩人以大明稱文王非獨知明為君之大  
 德亦以見不明為君之大惡也伊尹放太甲于桐非有  
 桀紂之多罪也以不明而已由不明以充其惡是亦桀  
 紂耳故伊尹懼而放之太甲亦曰予小子不明于德是  
 知君之大惡莫大於不明也大有之象以有大君之明  
 德故名其卦曰大有也且離之為象在天為日之明在  
 地為火之明在人為德之明今也火在天上又為人君  
 明德之象安得不大有於天下也故象言火在天上以  
 見至明居至尊至高之位而臨照四方雖眾陽之剛非  
 資其明則冥行而已故天下之動晝行夜伏者无他焉  
 其動以明為主故爾是知大有之卦以五陽而歸於一  
 陰者非歸其柔也歸其明也人主明德天下歸之意也

乃若同人之象火在天下雖火為至明潛而在下不復有君德尊明之象是以同人則可語以大有則未也過惡揚善明於人道也順天休命明於天道也堯授舜而舜受之明休命也舜舉十六相而去四凶明善惡也漢上朱氏曰大有自姤一陰四變皆有惡與善之象惡者不正也善者正也乾陽休善也巽命也至於五變成離離為火火在天上明盛大之時惡者遏絕善者顯揚此豈人力之所能為哉順天休命而已故古者進賢退不肖之命謂之休命或謂之明命

易傳

新安朱氏曰火在天上所照者廣為大有之象所有既大无以治之則覺蘖萌於其間矣天命有善而无惡過惡揚善所以順天反之於身亦若是而已矣

義本

天上大有凡有物須是自家照見得方見得有无若不

照見則有无不可知何名為有○問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竊以為天之所以命我者此性之善也人惟蔽於非心邪念是以善端之在人心日以湮微君子儻能遏止非心邪念於未萌則善端始自發揚而天之所以命我者始无所不順如此而為順天休命若何先生曰天道喜善而惡惡遏惡而揚善非順休命而何吾友所說却似嫌它說得大要束小了說○問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先生曰天命有善而无惡當大有時遏止其惡顯揚其善反之於身亦莫不然非止用人用人乃其一事耳

語錄

東萊呂氏曰火在天上大有傳謂火高在天上照見萬物之衆多而大有是有也昔未嘗无特不見而已

已丑課程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则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伊川先生曰九居大有之初未至於盛處卑无應與未有  
驕盈之失故无交害未涉於害也大凡富有鮮不以害以  
子貢之賢未能盡免况其下者乎匪咎艱則无咎言富有  
本匪有咎也人因富有自為咎耳若能享富有而知難處  
則自无咎也處富有而不能思艱兢畏則驕侈之心生矣  
所以有咎也○在大有之初克念艱難則驕溢之心无由  
生矣所以不交涉於害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二應於五三能自通四匪其旁唯初无交故  
有害然非其咎易說

藍田呂氏曰大有之時以剛健居下物莫之與故无交  
害剛健美德卒非其咎處之不易有所畏難泰而不驕  
可以免咎

龜山楊氏曰以剛健之才而上无應困於一卦之下无

交故也是以有害然匪其咎也以无交為害枉己以求  
之則有咎矣故艱則无咎夫君子厄於陳蔡之間无上  
下之交也其厄也非无咎矣然道大不容何病則雖厄  
而聖人不以為害也當盛大之時貧且賤焉恥也則无  
交宜有害矣故曰大有初九无交害唯大有之初為然

易說兼山郭氏曰經云拔茅茹君子小人未有不以其類出  
者也况大有羣賢彙升已最下而无交此所以為害也

易說白雲郭氏曰賢者當彙進之時而已獨在下以无交為  
害疑於有咎矣疑於有咎而非咎者以无交之害非已  
自致故匪咎也大有尚賢之君將使野无遺賢何患於  
不進哉難進易退士之常也不失是道則无咎矣故曰

艱則无咎叔孫之毀仲尼臧倉之沮孟子无交之害如此而孔孟未嘗枉道以干之所謂艱則无咎也大有之時不以无交為害而初九最為卑遠者故獨有无交之害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初九守正无交在它卦未有害大有柔得尊位大中上下應之而初九无交則害也正匪可咎艱以守正擇可而後交則无咎交道難不可苟合也四來下初已乃可動此王丹自重之爻乎

易傳

新安朱氏曰雖當大有之時然以陽居下上无繫應而在事初未涉乎害者也何咎之有然亦必艱以處之則无咎戒占者宜如是也義○問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曰此爻本最吉不解有咎然須說艱則无咎蓋易之書大抵教人戒謹恐懼无有以為易而處之者雖至

易之事亦必以艱難處之然後无咎也

語錄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伊川先生曰九以陽剛居二為六五之君所倚任剛健則才勝居柔則謙順得中則无過其才如此所以能勝大有之任如大車之材強壯能勝載重物也可以任重行遠故有攸往而无咎也大有豐盛之時有而未極故以二之才可往而无咎至於盛極則不可以往矣○壯大之車重積載於其中而不損敗猶九二材力之強能勝大有之任也

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九二大有之時以陽居陰无所驕亢以剛居中无所偏邪可以任天下之重而行者也  
龜山楊氏曰六五柔得尊位大中以居其上九二以剛健之才應乎上下相與大車以載之象也剛中而不

過故積而不敗其才足以任重而致遠故有攸往无咎

不仲

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二天保之詩言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則大有柔得位而上下應之九二其著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自任以天下之重者伊尹也大車以載非伊尹不足以當之以此而往就湯可也就桀可也相湯伐桀可也放太甲于桐可也歸太甲于亳可也又何咎之有蓋聖人道積於中无所往而不利故如大車之不可敗也九二有剛健之才柔謙之德居中而无過其積

於中者如此

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五不有其大屈體下交九二而倚任之猶大車也坤為輿乾變坤為大車九二剛中而居柔剛

則才勝中則不過居柔則謙順具此三者往之五以任天下之重猶車載也大有物歸者眾富有之時六五中而未極故有攸往无咎往之得正也盛極則不可往矣陽為重五中也積重其中而剛不傾撓積中不敗也大車以載者貴夫積中不敗也大有六五而任小才不勝

其任矣

易傳

新安朱氏曰剛中在下得應乎上大車以載之象有所往而如是可无咎矣占者必有此德乃應其占也

本義

也

伊川先生曰三居下體之上在下而居人上諸侯人君之象也公侯上承天子天子居天下之尊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下者何敢專其有凡土地之富人民之眾皆王者之

通志堂

有也此理之正也故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  
 盛必用亨通乎天子謂以其有為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  
 常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為私不知公以奉上  
 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公當用用一字无亨于天子若小人  
 處之則為害也自古諸侯能守臣節忠順奉上者則蕃養  
 其眾以為王之屏翰豐殖其財以待上之徵賦若小人處  
 之則不知為臣奉上之道以其為己之私民眾財豐則反  
 擅其富強益為不順是小人大有則為害又大有為小人  
 之害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非柔中文明之主不能察非剛健不私之臣  
 不能通故曰小人弗克說易

藍田呂氏曰九三以剛居下卦之上猶公居卿大夫士  
 之上也居羣臣之上而上迫於君如伊尹周公之心乃

可以亨于天子小人居權勢之盛弗克負荷必害于其

家凶于其國

龜山楊氏曰九三居下卦之上人臣之尊位公侯之任  
 也公者背私之名當盛大之時以其所有奉職貢而无  
 私焉亨于天子之道也小人處之擅其有以為己私分  
 朋陵僭之患生矣故小人害也說易

白雲郭氏曰九三居下卦之上為臣之尊位方之九二  
 之權或不足是為諸侯之尊大者矣先儒多以亨為享  
 獨王輔嗣曰通也且天子饗諸侯皆於祖廟上公備九  
 獻之禮其為禮也莫加焉小人安能勝此享哉小人享  
 之則其榮也適所以為害歟說易

漢上朱氏曰三者公之位春秋傳晉文公將納王使卜  
 偃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戰克

而王享吉孰大焉杜預曰大有九三爻辭也則卜偃時  
 讀易作公用亨于天子杜預亦然京房曰享獻也干寶  
 曰享燕也姚信作享祀義雖小異然讀為享則同今從  
 舊讀三五相交乾變離兌乾為天離為日兌為澤卜偃  
 謂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是也夫天子施澤  
 於下降心而說有粲然之文者莫如公之享于天子也  
 天子享諸侯之禮必于祖廟六五承上九宗廟享于祖  
 廟之象也上公備九獻之禮乃以圭鬯裸賓客設太牢  
 體薦之俎備金石之樂升歌下管於獻酬之時王以琥  
 璜繡黼束帛送爵坤離為文明三五相際之象九三剛  
 健而正與五同功故用此爻當天子之享則无驕亢矣  
 若小人處之柔弗勝其任處之不當必有滿盈之害豈  
 特害于而家哉三五既交易剛為柔聖人因柔以著戒

焉易傳

新安朱氏曰亨春秋傳作享謂朝獻也古者亨通之亨  
 享獻之享烹飪之烹皆作亨字九三居下之上公侯之  
 象剛而得正上有六五之君虛中下賢故為享于天子  
 之象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小人无剛正之德則雖  
 得此爻不能當也本義○問公用亨于天子亨只當作享  
 字看與王用亨于西山同先生曰公用亨于天子已有  
 左氏所引可證如隨之王用亨于西山亦必是祭享之  
 享无疑錄語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辯哲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居大有之時已過中矣是大有之盛者  
 也過盛則凶咎所生也故處之道匪其彭則得无咎謂  
 能謙損不處其太盛則得无咎也四近君之高位苟處太

盛則致凶咎彭盛多之貌詩載驅云汶水湯湯行人彭彭  
行人盛多之狀雅大明云駟驪彭彭言武王戎馬之盛也  
○能不處其盛而得无咎者蓋有明辯之智也哲明智也  
賢智之人明辨物理當其方盛則知咎之將至故能損抑  
不敢至於滿極也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彭如四牡彭彭之彭彭盛大也九四當大  
有之世居近至尊其勢盛大然以陽居陰不以盛大自  
有明辨之知燭知事幾之必然故无咎也

廣平游氏曰舒王以匪其彭為其旁不知所據何說且  
近君之位有下比之嫌恐非獨大有之時為然伊川以  
彭為衆多似於大有為親一說彭有張大之意當大有  
之勢居近君之位輒據而矜之志於張大則羣賢解體  
天地鬼神亦且弗祐矣此味者所以敗也辨哲明之著

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四剛過乎中居大有之盛能匪其彭則

无咎矣彭盛多也處多懼之地而有其盛多則害矣與  
小人弗克无以異也非明辨之哲何以與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賢者居近君之位特立獨行自進於君而  
无外交者九四是也故雖九三之剛德亦不與之親附  
而進焉此所謂匪其彭也如是則其明足以辯哲何咎  
之有九四離之初故知其有明德子夏傳彭作旁伊川  
云如詩行人彭彭駟驪彭彭皆盛多之貌易說

漢上朱氏曰彭子夏傳讀作旁旁盛滿貌離大腹象也  
大有至四盛矣味者處之盈滿而不知變安得无咎九  
四不安其位震見離毀懼而守正抑損不至於滿匪其  
彭故无咎所以然者以其明而辨於盈虛之理甚白也

離為明兌口為辨皆荀氏作晰

易傳

新安朱氏曰彭字音義未詳程傳曰盛貌理或當然六

五柔中之君九四以剛近之有僭偏之嫌然以其處柔

也故有不極其盛之象而得无咎戒占者宜如是也哲

明貌本義○問匪其彭只當依程傳作盛貌先生曰程說

為優王弼作下比九三分權之臣蓋以彭為旁言專心

承五常匪其旁因說王荆公上韓魏公啓云時當大有

更懷下比之嫌用此事蓋譏魏公也

語錄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當大有之時居君位虛中為孚信之象

人君執柔守中而以孚信接於下則下亦盡其信誠以事

於上上下下孚信相交也以柔居尊位當大有之時人心安

易若專尚柔順則陵慢生矣故必威如則吉威如有威嚴

之謂也既以柔和孚信接於下眾志說從又有威嚴使之

有畏善處有者也吉可知矣○下之志從乎上者也上以

孚信接於下則下亦以誠信事其上故厥孚交如由上有

孚信以發其下孚信之志下之從上猶響之應聲也

一有威如之吉

易而无備也九字威如之所以吉者謂若无威嚴則下易慢而无戒

備也謂无恭畏備上之道備謂備上之求責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人威重有德望則人自畏服易曰厥孚交如

威如吉君子以至誠交人然後有威重威如之吉易而无

備也君子至平易有何關防擬備惟以抑抑威儀為德之

隅儼然人望而畏之既易而无備則威如乃吉也

易說

廣平游氏曰大有之成體文明而剛健之主故能以至

誠與下而下亦以至誠應之上下合德而无間故曰厥

孚交如為大有之主高拱尊位其明不可欺其健不可  
陵則人之畏之將如神明矣故曰威如吉彼且推赤心  
置人腹中其胷中坦然無疑忌誰肯用數以御下哉此  
太平之君子所以易而无備也

龜山楊氏曰柔得尊位大中有孚也一陰在上以虛受  
之為眾陽所宗故上下應而厥孚交如也柔順而處剛  
則柔亦不茹威如之吉以德而不以力也所謂德威惟  
畏也易而无備者以此

兼山郭氏曰六五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矣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不亦威  
而不猛乎此眾人之所謂信眾人之所謂威況居大有  
之時履崇高之勢位者乎故先王垂衣拱手不下衽席  
之上而莫不承德以來王有道以先之也書曰德威惟

畏明德惟明其是之謂乎

易說

白雲郭氏曰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  
盡君臣相與之誠故曰厥孚交如也凡為臣者皆以誠  
交非一臣也書曰威克厥愛允濟大有之君以柔居尊  
而有眾賢雖盡相與之誠苟无克愛之威亦且未為吉  
也交如親之也通誠信之道也威如尊之也嚴君臣之  
分也誠信之道已通君臣之分已嚴故能銷患於无形  
矣非明君盡惟幾惟康之道者不足以與此君臣上下  
信以發志孰為猜嫌之患是以易而无備也且初九之  
難進九二之積中九三之克享九四之匪彭各以其道  
而來親而尊之可謂有賢之極矣舜闢四門明四目達  
四聰終至於无為而治君臣賡歌都兪而已其六五易  
而无備之吉乎

易說



漢上朱氏曰五執柔守中以誠信交於下而其孚在二孚信之應也二交於五體異志同厥孚交如也二以誠信交五發五之剛志謂之發者五本有剛因二而發之信以發志積誠不已至於不怒而威則吉威剛嚴也六柔變九而在上威之象也大有之時人心安易若專尚柔順則下无戒備凌慢生矣二乾為易交五離變乾二復成離離為兵戈下有戒備之象易傳曰夫以柔孚接下眾志悅從又有威嚴使之有畏善處大有者也易傳新安朱氏曰大有之世柔順而中以處尊位虛己以應九二之賢而上下歸之是其孚信之交也然君道貴剛太柔則廢當以威濟之則吉故其象占如此亦戒辭也○一人之信足以發上下之志也太柔則人將易之而无畏備之心並本義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伊川先生曰上九在卦之終居无位之地是大有之極而不居其有者也處離之上明之極也唯至明所以不居其有不至於過極也有極而不處则无盈滿之災能順乎理者也五之孚信而履其上為蹈履誠信之義五有文明之德上能降志以應之為尚賢崇善之義其處如此合道之至也自當享其福慶自天祐之行順乎天而獲天祐故所往皆吉无所不利也○大有之上有極當變由其所為順天合道故天祐助之所以吉也君子滿而不溢乃天祐也繫辭復申之云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履信謂履五五虛中信也思順謂謙退不居尚賢謂志從於五大

樂據權位唯初上不處其位故初九无咎上九无不利上

並易傳

九在上履信思順故在上而得吉蓋自天祐也

橫渠先生曰以剛而下柔居上而志應于中故曰履信思

順又以尚賢蓋五陽一陰又无物以間焉耳剛柔相求情

也信也

說易

廣平游氏曰六五有至信之德而上履之故有履信之

義五為大君而上九與眾陽同體而應之故有思乎順

之義上九為明之極而自處无位之地推眾陽而進之

故有尚賢之義能如是則无天災物累无人非鬼責天

人交助之宜其吉无不利也自天云者理之必至非有

不求而得也伊尹將告歸旁求俊又啓迪後人自不居其

成功蓋用此道也又以尚賢者體信順以處己而又以

尚賢也

說易

龜山楊氏曰六五以柔順大中而履尊位有孚也上九

居其上而應焉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信順天人所

助也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說易

兼山郭氏曰六五厥孚交如而上九履之履信者也不

當有為之地而身退以安之思順者也賢人眾多不固

位以妨之尚賢者也如是則不獨无人非自天且祐之

矣使不居大有之世无崇高之位一能擇信而履之擇

時而順之見賢而尚之雖曰人不知而不愠天其厭之

乎

說易

白雲郭氏曰繫辭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

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六五之君實盡

此而言於上九者非上九之才能得此也蓋言大有之

吉以此終也故象曰大有上吉則知此吉大有之吉也

非止上九之吉也與小雅樂得賢之詩每章必終以壽考同意然大有之時不以无交為害獨初九卑遠有是患焉故象曰大有初九言大有之初九獨有是患也上九之吉大有之吉也故象曰大有上吉如言大有之極則終有是吉也聖人變文立義如此易說

漢上朱氏曰繫辭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言无不利此特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上九大有之極盛極則衰凶將至矣而上吉者以自天祐也六五履信思順尚賢而人助之人助之則天助之吉无不利上五相易乾成兌兌為言而正信也坤順也乾為天兌為右右助之也上九動而正正則吉故曰大有上吉易傳

新安朱氏曰大有之世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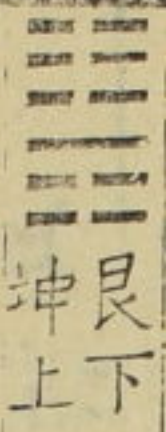
履信思順而尚賢也滿而不溢故其占如此義本問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先生曰上九以陽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者蓋陽從陰也大有惟六五一陰而上下五陽應之上九能下從六五則為履信思順而尚賢蓋五之交孚信也而上能履之謙退不居思順也志從於五尚賢也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所以有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象若无繫辭此數句止爻遂无收殺以此見聖人讀易見爻辭有不明處則於繫辭傳說破如此類是也錄語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十八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十八  
此其聖人尚其具文而不合則其理亦不  
古法不修之象故天象雖九變而天不  
尚其山天之形也故入之而山木亦不  
之交乎山而土猶氣之精而不氣也  
不其六五之象也故山之大者非六五  
山自天而之古亦不修其土曰山以  
易集義粹言卷十九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十九

後學成德



伊川先生曰謙序卦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其有  
既大不可至於盈滿必在謙損故大有之後受之以謙也  
為卦坤上艮下地中有山也地體卑下山高大之物而居  
地之下謙之象也以崇高之德而處卑下謙之義也易傳  
謙亨君子有終

伊川先生曰謙有亨之道也有其德而不居謂之謙人以  
謙巽自處何往而不亨乎君子有終君子志存乎謙巽達  
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安履乎謙終身不  
易自卑而人益尊之自晦而德益光顯此所謂君子有終  
也在小人則有欲必競有德必伐雖使勉慕於謙亦不能

安行而固守不能有終也傳易○他卦皆有悔凶咎唯謙未嘗有它卦有待而亨唯謙則便亨羅氏拾遺

白雲郭氏曰繫辭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

故謙為不居其德之稱德且不居則富貴崇高皆餘事

矣孔子不居聖顏淵願无伐善无施勞之謂也然有德

而不居亨在其中矣小人矜能伐功日損之道君子德

日進而謙不已是有終也然一盈而有四害一謙而有

四益是以君子拳拳而弗失之矣說易

新安朱氏曰謙者有而不居之義止乎內而順乎外謙

之意也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於其下謙之象也

上者如是則亨通而有終謂先屈而後伸也本義○謙便

能亨又為君子有終之象錄語

東坡先生曰易六十四卦皆有凶爻此卦六爻无凶以

能謙故也大凡學者要看謙卦當味伊川兩句曰達理

則樂天而不競內克故退讓而不矜此兩句乃入謙道

之門蓋天命所在自有定分初无一毫加損君子達其

理則知求勝者徒然耳要之初无增損於其間也人惟

中无所有則必誇人以為有譬如貧賤者恐人輕其貧

賤必外以富有自誇无文學者恐人輕其无文學必外

以詞采自銜實有者却不如此說易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

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

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康節先生漁樵對問人有禱鬼神而求福者福可禱而求

邪求之而可得邪敢問其所以曰語善惡者人也禍福者

天也天道福善而禍淫鬼神其能違天乎自作之咎固難

逃矣天降之災禳之奚益修德積善君子常分安有餘事  
 於其間哉樵者曰有為善而遇禍有為惡而獲福者何也  
 漁者曰有幸與不幸也幸不幸命也當不當分也一命一  
 分人其逃乎曰何謂分何謂命曰小人之遇福非分也有  
 命也當禍分也非命也君子之遇禍非分也有命也當福  
 分也非命也邵子外書

明道先生曰易言天亦不同如天道虧盈而益謙此通上  
 下理亦如此天道之運亦如此如言天且不違況於人乎  
 況於鬼神乎此直謂形而上者言以鬼神為天地矣謝顯道錄  
 伊川先生曰濟當為際此明謙而能亨之義天之道以其  
 氣下際故能化育萬物其道光明下際謂下交也地之道  
 以其處卑所以其氣上行交於天皆以卑降而亨也○以  
 天行而言盈者則虧謙者則益日月陰陽是也以地勢而

言盈滿者既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增也○鬼神謂  
 造化之跡盈滿者禍害之謙損者福祐之凡過而損不足  
 而益者皆是也○人情疾惡於盈滿而好與於謙巽也謙  
 者人之至德故聖人詳言所以戒盈而勸謙也○謙為卑  
 巽也而其道尊大而光顯自處雖卑屈而其德實高不可  
 加尚是不可踰也君子至誠於謙恒而不變有終也故尊

光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止於下故光明○人樂尊之故光而不揜志  
 下於人故人不能加天以廣大自然取貴人自要尊大須  
 意我固必欲順己尊己又說己之情此所以取辱取怒也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夫尊者謙則卑光卑者已謙又如  
 何踰之此天德至虛者焉以其能謙故尊而益光卑又无  
 人可踰蓋已謙矣復如何踰越也謙天下之良德並易說

藍田呂氏曰謙持盈若不足也艮以陽下坤之陰而有止所謂天道下濟而光明者也坤以陰而居艮之上地道卑而上行者也謙道雖至於自下然不可以不執中尊者之謙有所止則光夷王下堂而見諸侯是太不自尊而无所止招辱而已不足光也卑者之謙不可為物之所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可也召之見則往見不可也可召而見是在卑而可踰也以謙下人无有不亨尊卑之謙不失乎中惟君子為能終之

龜山楊氏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也故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君子所以有終也自天道下濟而下謙亨之道也夫謙德之柄也君子執之以為禮德盛道尊而不居厚之至也故自下而人高之自後而人先之所以尊而光卑而不踰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山非不高也地非不卑也高者下下卑者上行謙之道也山在地上則為剝殺瘦之象也山在地中則為謙畜德之象也是故滿則招損謙則得益自然之理也天道下濟而光明者艮也地道卑而上行者坤也天之虧益日月是也地之變流山河是也鬼神害福吉凶是也人之好惡得失是也故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有若無實若虛其謙亨之謂乎故在尊而光在卑而不可踰惟君子能終之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天之虧盈日月是也地之變流山河是也鬼神害福吉凶是也人之好惡得失是也以此居尊則益光以此居卑則不可踰故惟有德君子能終之伊川曰以地勢而言則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增也雍曰四者非天地鬼神人有心如是其

道自然如此故皆曰道良之一陽即有天道下濟之象

說漢上朱氏曰復三變剝四變皆成謙彖辭以剝上九言之者在上而降下者謙也處下而能卑者常也未足以盡謙之義上九降三六三升乎上此謙所以亨也尊卑相去其位不同於是情睽勢隔上下不能通尊者既屈卑者獲伸然後上下交而功勳成矣以天地言之天道下濟地道上行萬物化生其道光明而所以光明者陽濟乎陰也非謙亨乎曰濟曰光明者坎象也此以剝之上九六三升降言謙亨也天陽地陰鬼神者天地之大用也者參天地而行鬼神者也天地也鬼神也人也

人事之得喪則知鬼神之禍福矣觀物論之取捨則知人情之好惡矣變禍為害者言不利也是數者无不以盈為去以謙為尚九在上盈也三往損之則為虧盈為變盈為禍盈為惡盈三在下謙也九來益之為益謙為流謙為福謙為好謙流之者坎也益之福之好之者陽也此再以上九六三論盈虛之理明謙也九三自上位降而言之則尊而光天道下濟是也自九三卑位言之則卑而不可踰山在地中是也謙之為德其至矣乎所處尊矣道則彌光也所執卑矣而德則彌尊也君子觀諸天地驗諸幽明故處卑而不爭居尊而能降愈久而不厭乃能有終故曰君子有終此再以九三言君子體謙而終也上者外卦之終三者內卦之終也以卦氣言之小寒也故太玄準之以少



屏山劉氏曰聖人明為善之大端使人向焉而不誘人

謂人之為善苟有所希冀不如已之不為也

謙者盛

以利心苟有冀焉如其已  
德之事也易但言其終吉而已安而行之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言之法也有曰自下者人高之自後者人先之意同言異病行之有冀是計効課功也利心存焉出于矯激反悖其性有所歆慕益亂其真故无利心而為惡其惡可移有利心而為善其善日隳大躁靜其容大辨訥其口貪倚廉為地佞假真為媒非无善迹也利心存焉泯泯焚焚多見資吾術借聖言以濟其私者矣周公吐哺握髮謙之至也豈以此來天下之士而沽一時之名乎非也何為拳拳勤勤若是邪成其已也易曰謙以自牧謙之妙用也周公所行安有利心哉  
屏山文集  
新安朱氏曰謙亨言謙之必亨變謂傾壞流謂聚而歸

之人能謙則其居尊者其德愈光其居卑者人亦莫能

過此君子所以有終也

本義

○變盈流謙揚子雲言山殺

瘦澤增高此是說山上之土為水漂下來山便瘦澤便

高○虧盈益謙是自然之理○鬼神言害言福是有些

造化之柄○問鬼神是造化之跡既言天地之道又言

鬼神何邪先生云天道是就寒暑往來上說地道是就

地形高下上說鬼神是就禍福上說各自主一事而言

耳○謙之為義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尚之蓋太極

中本无物若事業功勞又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

不言所利可見矣○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以尊而行

謙則其道光以卑而行謙則其德不可踰尊對卑言伊

川以謙對卑說非是但聖人九卦又引天道虧盈而益

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此是說卦體

語錄

東萊呂氏曰聖人言天地鬼神人道无不好謙然人多不能好謙何也不能捨己故也不能捨己則好勝人之心生欲求其尊必自高大欲求其光明必自眩露欲求其不可踰者必自高抗不知求尊者當自下求高明者當自隱求不可踰者當自卑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常人之所謂謙乃易之所謂尊而光也常人之所謂卑乃易之所謂不可踰也君子之終者君子能達謙之理至於終極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明道先生曰謙者治盈之道故曰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訓師

伊川先生曰地體卑下山之高大而在地中外卑下而內蘊高大之象故為謙也不云山在地中而曰地中有山言

卑下之中蘊其崇高也若言崇高蘊於卑下之中則文理不順諸象皆然觀文可見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君子觀謙之象山而在地下是高者下之卑者上之見抑高舉下損過益不及之義以施於事則裒取多者增益寡者稱物之多寡以均其施與使得其平也傳易○謙君子所以有終故不言吉裒取其多而增益其寡天理也羅氏拾遺橫渠先生曰隱高於卑謙之象也○易大象皆是實事卦爻小象則容有寓意而已言風自火出家人家人之道必自烹飪始風風也教也蓋言教家人之道必自此始也又如言木上有水井則明言井之實事也又言地中有山謙夫山者崇高之物非謙而何○多者寡者皆量宜下之並易說龜山楊氏曰地中有山謙高者下之謙之象也多者裒之寡者益之是謂稱物均一无偏陂之私是謂平施蓋

取虧盈益謙之義易說○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而平施之茲所以為仁之至義之盡也何謂稱物遠近親疎各當其分所謂稱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與伊川書附西銘解

兼山郭氏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故非謙也哀多益寡德之盛也稱物平施禮之功也故孔子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謙地類也故象以地見其義地卑而山高理之常也今地在上益之也山在下損之也非以山居地中為山謙也乃以地謙而致益也是為變盈流謙之義哀多益寡者損有餘補不足之道也稱物平施者哀

多益寡之道也哀多益寡見於彼者也稱物平施行乎此者也天地鬼神莫不皆然故君子法之以此此君子有為之道易說

漢上朱氏曰哀鄭荀諸儒讀作掇取也字書作掇山在地中則高者降而下卑者升而上高卑適平劉表曰謙之為道降己而升人者也以象考之上三陰多也下二陰寡也艮為手掇也故君子取有餘益不足以貴下人則貴賤平矣以財分人則貧富平矣以德分人則賢不肖平矣然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所謂平者非漫无尊卑上下差等也稱物而施適平而止平者施之則也坎為水天下之平施者無若水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卑蘊高謙之象也哀多益寡所以稱物之宜而平其施損高增卑以趨於平亦謙之意也本義○

哀多益寡便是謙稱物平施便是哀多益寡○問謙卦  
 衷多益寡看來謙雖是若放低去實是損高益低使教  
 恰好不是一向低去先生云大抵人都見得在己者高  
 在人者卑謙則抑己之高而卑以下人便是平也語錄○  
 又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  
 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小大之分親疎之等至於十百千  
 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  
 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為西銘理一而分殊可  
 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為父以坤為母有生之類元  
 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  
 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  
 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弊萬殊而一貫  
 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為我之私此西銘

之大旨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无我之公因事親之  
 誠以明事天之道蓋无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者  
 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為理一而必默識於  
 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  
 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无稱物之義則亦何  
 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欲發明此意然言不  
 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西銘解義  
 廣漢張氏曰陳平甫問心无内外心而有内外是私心  
 也非天理也故愛吾親而人之親亦所當愛敬吾長而  
 人之長亦所當敬今吾有親則愛焉而人之親不愛有  
 長則敬焉而人之長不敬是心有兩也是二本也且天  
 之生物使之一本而二本可乎答曰此緊要處不可毫  
 釐差蓋愛敬之心由一本而施有等差此仁義之道所

以未嘗相離也易所謂稱物平施稱物之輕重而吾施  
尤不平焉此吾儒所謂理一而分殊也若墨氏愛无等  
差即是二本伊川先生答楊龜山論西銘書當熟玩味

南軒集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伊川先生曰初六以柔順處謙又居一卦之下為自處卑  
下之至謙而又謙也故曰謙謙能如是者君子也自處至  
謙眾所共與也雖用涉險難亦无患害況居平易乎何所  
不吉也初處謙而以柔居下得无過于謙乎曰柔居下乃  
其常也但見其謙之至故為謙謙未見其失也○謙謙謙  
之至也謂君子以謙卑之道自牧也自牧自處也詩云自  
牧歸萇並易傳自牧歸萇卑以自牧之意萇柔順意朱氏拾遺  
橫渠先生曰牧逸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六以陰居下其謙不一故曰謙謙君子  
能止於始而上无偏應可以涉難而无害

龜山楊氏曰以柔順之資居一卦之下謙之至也故曰  
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謙之為德天地神人之所共與  
用是而往雖涉險難无不濟矣故吉易說○恂恂一於誠  
也與國人交止於信故在鄉黨所先如此似不能言者  
以卑自牧不以言知先人也蓋鄉黨尚齒故其自牧如

此語解

兼山郭氏曰初六謙之言虛也中虛以涉難庸有不濟  
者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卦之六爻三言吉三言利是知謙之為道  
天地人鬼之所貴也謙謙者謙而又謙也謙而又謙是  
為有終君子能之昔舜戒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

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曾子稱顏淵曰有若無實若虛是知謙謙非君子不能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是謙為滿之反亦有虛之象也乘木舟虛故用涉大川吉易於乾健之才多言利涉大川如謙與中孚皆以虛而有濟耳卑則謙之道也卑以自牧言又能自養其謙以至於謙謙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初六本復之六三以柔退居謙之下謙之又謙者也謙謙故能得眾用之可以犯大難況居平易乎三坎為大川初動之四成巽股涉大川也自牧者自養也牧畜者擾之得其宜一童子自後鞭之足以制其剛夫然後其剛可用也坤為牛艮為少男初處柔在內其動剛卑以自牧也君子卑以自牧則能謙謙則能得眾此爻施之於自牧則可施之於他則卑已甚矣

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柔處下謙之至也君子之行也以此涉難何往不濟故占者如是則利以涉川也

本義

東萊呂氏曰初六凡事不可太甚惟謙无窮極故謙而又謙雖涉大害亦吉卑以自牧人之病莫盛於有矜心勝心必欲醫此病須用謙譬如病之深者用藥過多亦无害欲救矜勝之心雖謙而又謙亦无害故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須著意看此四字牧如牧牛馬之牧牛馬不牧則蹊人之田傷人之稼人不以謙自牧則矜勝之心必為害

易說

六一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伊川先生曰二以柔順居中是為謙德積於中謙德充積於中故發於外見於聲音顏色故曰鳴謙居中得正有中正之德也故云貞吉凡貞吉有為貞且吉者有為得貞一

正字則吉者六二之貞吉所自有也○二之謙德由至誠積於中所以發於聲音中心所自得也非勉強字為之也並

傳○六二鳴謙處中得正而有德者故鳴謙者乃中心得也羅氏拾遺

橫渠先生曰體柔居正故以謙獲譽與上六之鳴異矣故曰貞吉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二以柔居下體之中謙道之至美故其聲遠聞反之中心而无憾君子之所固守而獲吉也

龜山楊氏曰六二柔履中正謙德之盛也故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其鳴也出於中心之自得與鳴豫之鳴異矣是以貞吉易說

白雲郭氏曰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則鳴者聲必遠聞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則聲之有聞必有應

焉六二得位得中謙德著聞而貞吉者也得位得中則非在陰之幽近於九三又非于天之遠况九三方以功下人如謙之近而有聞者无不應矣中心得者非有心於鳴以感人於外者也蓋脩德於內而自然有聞者其得自於中心故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謙自初六卑以自牧積其德至於六二柔順而中正其樂發於聲音而不自知故鳴謙動成兌兌為口為說雖鳴也而非求應以正為吉吉自有也是以求福不回守正而已非中心自得无待於外者能之乎何以知其自得以鳴謙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柔順中正以謙有聞正而且吉也其占如此本義○鳴謙在六二又言貞者言謙而有聞須得其正則吉蓋六二以陰處陰所以戒它要貞謙而不貞則折

於邪佞上六之鳴却不同處謙之極而有聞則失謙本意蓋謙本不要人知況在人之上而有聞乎此所以志未得

語錄

東萊呂氏曰六二鳴謙是謙之發於聲音者也然而謙之鳴當觀其所發處其發也出於真心則吉使其不出於真心而發於聲音笑貌則有凶

易說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陽剛之德而居下體為衆陰所宗履得其一作位為下之上是上為君所任下為衆所從有功勞而持謙德者也故曰勞謙古之人有當之者周公是也身當天下之大任上奉幼弱之主謙恭自牧夔夔如畏然可謂有勞而能謙矣既能勞謙又須君子行之有終則吉夫樂高喜勝人之常情平時能謙固已鮮矣況有功勞可尊乎

雖使知謙之善勉而為之若矜負之心不忘則不能常久欲其有終不可得也唯君子安履謙順乃其常行故久而不變乃所謂有終則吉也九三以剛居正能終者也此爻之德最盛故象辭特重○能勞謙之君子萬民所尊服也繫辭云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有勞而不自矜伐有功而不自以為德是其德弘厚之至也言以其功勞而自謙以下於人也德言盛禮言恭以其德言之則至盛以其自處之禮言之則至恭此所謂謙也夫謙也者謂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存守也致其恭巽以守其位故高而不危滿而不溢是以能終吉也夫君子履謙乃其常行非為保其位而為之也而言存其位者蓋能致恭所以能存其位言謙之道如此如言為善有令名君子豈為令



名而為善也哉亦言有令名者為善之故也一作也並易傳

說

橫渠先生曰心安之也有終則吉人所難能也  
藍田呂氏曰九三居下體之上其才剛其德止謙尊而  
先者也為上下五陰之所歸而安於下體德有所止勞  
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者也德有止則可以有終位非中  
則慮其不克終故戒之以有終吉

龜山楊氏曰卦惟一陽眾陰宗之止於下體而不過勞  
謙君子也禹之不矜不伐而天下莫與之爭此勞而謙  
君子所以有終而萬民服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三以一陽而為眾陰之主眾陰宗之而  
俱與之有終則其為勞也大矣勞而不伐是曰勞謙非  
君子能之乎故為君子有終吉唐虞之際能盡勞謙之  
道者其禹歟克勤于邦而至於九功惟敘所謂勞也不

自滿假而拜昌言所謂謙也至於詢謀僉同鬼神其依  
則天地人鬼莫不從有終之吉大矣萬民服者特其一  
而已然卦以一陰為主者難以一陽為主者易陰常失  
之不足非有至明之德不能也大有同人是也陽常失  
之太過非有至中之德不能也師比是也謙豫近師比  
而德不同者非中故也故謙以德下人則民服豫以順  
合眾則得志皆不失損剛從柔之道於中為近矣  
漢上朱氏曰坎勞卦三與五同功九三勞而有功以陽  
下陰安於卑下艮見兌伏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君子  
致恭以存其位之道也內卦以三為終故曰勞謙君子  
有終吉夫有血氣者必有爭心故有能而矜之有功而  
伐之未有不爭爭則危矣九三致恭上下五陰宗之萬  
民服矣其誰爭之所以能存其位存其位所以有終吉

也萬盈數合乾坤陰陽之策乃盈是數唯天地之元始  
生萬物足以當之易言萬國萬民萬夫大之辭也易傳  
曰古人有當之者周公是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卦惟一陽居下之上剛而得正上下所歸  
有功勞而能謙尤人所難故有終而吉占者如是則如  
其應矣本義

東萊呂氏曰九三居下體之上甚高之處大抵人自有  
驕矜之心又加之以功勞必益自尊安能謙惟君子雖  
有功勞而謙則有終此所以為吉民之所以不服者以  
上之人求以勝之故耳今君子雖有功勞尚以謙自處  
宜萬民之服也易說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伊川先生曰四居上體切近君位六五之君又以謙柔自

處九三又有大功德為上所任眾所宗而已居其上當恭  
畏以奉謙德之君卑巽以讓勞謙之臣動作施為无所不  
利於撝謙也撝施布之象如人手之撝也動息進退必施  
其謙蓋居多懼之地又在賢臣之上故也○凡人之謙有  
所宜施不可過其宜也如六五或用侵伐是也唯四以處  
近君之地據勞臣之上故凡所動作靡不利於施謙如是  
然後中於法則故曰不違則也謂得其宜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哀多益寡无不盡道舉措皆謙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四以陰居陰其體則順謙之至者也然  
居上體之下卑而不可踰者也居謙之時卑不可踰不  
至卑柔不失乎法則之中故指撝進退无所不利  
龜山楊氏曰六四履近尊之位上承下比无所不用其  
謙則不違則矣蓋物各有則或過或不及皆違則也故

曰无不利撝謙撝言發撝也初六處一卦之下自牧而已二則中心得而已三之勞謙不伐而已四則異於是上承柔巽之君下比勞謙之臣非撝謙不足以存其位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四以柔順之德兼四益之道天地人鬼何所不利哉故曰无不利然四有近君之權能撝而无以尊勞謙之臣可謂得謙之道者矣合謙之道而无過焉故曰不違則也觀帝堯曰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有鰥在下曰虞舜若四岳者可謂撝謙矣

伊川曰撝如手之撝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四坤體柔順而正上以奉六五之君下以下九三勞謙之臣上下皆得其宜故曰无不利撝謙艮為手止也震起也手止而復起有揮散之象六四揮

散其謙之道布於上下撝謙也所以奉上下无不利者非事是君為容悅也非持祿養交也不違其則而已人之大倫天下之正理也理之所至天地萬物之所不能違故謂之則不違其則无往而不得其宜則无不利矣子夏曰撝謙化謙也言上下化其謙也京房曰上下皆通曰揮謙是也謂三撝之四化之誤矣

易傳

新安朱氏曰柔而得正上而能下其占无不利矣然居九三之上故戒以更當發撝其謙以示不敢自安之意也不違則言不為過本義○撝謙言發撝其謙蓋四是陰位又在上卦之下九三之上所以更當發撝其謙不違法則○撝謙是合如此不是過分事故某解其象云言不為過不違則是不違法則

語錄

東萊呂氏曰六四无不利撝謙聖人作易只是教人處

事且如今人方在難處之地而人教之以處之道其幸如何四當大臣之位上有謙順之君下有勞謙之臣而已居其上須有處之道如撝謙乃可如漢之楊敞車千秋當霍光上官事惟聽光所為却不足以當之蓋敞千秋乃无能而已易說○又曰楊敞車千秋之流不足以當之已丑課程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伊川先生曰富者衆之所歸唯財為能聚人五以君位之尊而執謙順以接於下衆所歸也故不以富而能有其鄰也鄰近也不富而得人之親也為人君而持謙順天下所歸心也然君道不可專尚謙柔必須威武相濟然後能懷服天下故利用行侵伐也威德並著然後盡君道之宜而

无所不利也蓋五之謙柔當防於過故發此義○征其文德謙巽所不能服者也文德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何以平治天下非人君之中道謙之過也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六五以柔中居尊位其體又順不以威武臨天下者也然至於侵伐者得道者多助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故所征皆服也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其迫而不得已可知矣

龜山楊氏曰六五柔得尊位大中處謙之時以謙接下者也謙德之光而人之從之也輕故能不富以其鄰不富言以德而不以利合也夫侵伐先王不得已而用之非治世之利也然人君執謙以蒞下不富而以其鄰宜无不從矣而猶有不服者焉縱而不治則亂羣必矣故利用侵伐征不服也以侵伐為利惟謙之時為然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五尊位大中而謙以處之德盛禮恭統和天人而无間者也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其理如是也孔子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猶曰不服而後征蓋无不服无征可也六五全德之爻故戒之其詳如此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无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其斯之謂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孟子有言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雍曰謙之為卦五陰一陽陰虛之象以乾坤之策言之亦已耗矣故為不富不富非足也與泰之六四同義而六五尊

位大中謙以居之德盛禮恭之主是以為眾所歸而能有其鄰也以其鄰故多助多助則戰必勝故利用侵伐也征不服者蓋有不服則征无不服則勿征也昔禹之徂征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无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蓋謙以德為主有謙之德则无不利其於侵伐用與不用在上之人耳非必於用師也六五坤道不足而不富故容有不服之征九三陽道有餘而有終故萬民无不服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陽實富也陰虛貧也鄰謂四與上也以用也能左右之也富而能以其鄰者常也不富而能以其鄰者以六五處尊位而謙虛也能以其鄰則能得眾得眾故利用侵伐无不利五動成離坎上與四變有弓矢甲冑之象以其鄰也動之二入坎險侵伐也征者上伐

下以正而行也司馬法曰負固不服則征之聖人慮後世觀此爻有干戈妄動不省厥躬者故發之曰征不服也六五謙虛六二恃險不應乃可以侵伐禹征有苗是也若我不謙虛彼不肯服自其宜也傳易

新安朱氏曰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謙者也故為不富而能以其鄰之象蓋從之者眾矣猶有未服者則利以征之而於他事亦无不利人有是德則如其占也本義○富以其鄰言以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不富以其鄰言不待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語錄

東萊呂氏曰六五利用侵伐須先有不富以其鄰蓋我處人既盡而猶有不服方可用侵伐易說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柔處柔順之極又處謙之極極乎謙者也以極謙而反居高未得遂其謙之志故至發於聲音又柔處謙之極亦必見於聲色故曰鳴謙雖居无位之地非任天下之事然人之行已必須剛柔相濟上謙之極也至於太甚則反為過矣故利在以剛武自治邑國已之私有行師謂用剛武征邑國謂自治其私○謙極而居上欲謙之志未得故不勝其切至於鳴也雖不當位謙既過極宜以剛武自治其私故云利用行師征邑國也並易傳○上六鳴謙乃有求者也有求之小止於征國邑而已故曰志未得也羅氏拾遺  
橫渠先生曰下應於三其迹顯聞故曰鳴謙最上用謙為眾所服故利用行師然聲鳴其謙必志有求焉非如六二之正也三止於下如邑國之未賓也一云鳴謙則師有名

藍田呂氏曰上六以柔居最上之位與六二同德其聲皆可以遠聞然二居艮體之中正而得中中心得上居坤體之末至順而无位可以小有為不可以大得志龜山楊氏曰上六處謙之極過乎謙者也在一卦之外高而无民雖鳴而天下无應之者與鳴鶴在陰異矣故曰志未得也然君子行有不得則反求諸已故曰利用行師征邑國也邑國私於己者也征邑國自治也不用剛克而能勝己之私者未之有也故利用行師征邑國

說易

白雲郭氏曰上六之鳴異乎六二之鳴也六二之鳴非有求於應而欲人之聞之也其聲之自聞而人自應之也所謂聲无遠而弗聞行无隱而弗彰者也上與三為應也有應而鳴以聲感三也九三止而不求又且為眾陰之主而无私焉此上六所以志未得也終以其應而有助故可用行師征邑國而已邑國小也非无不利之師也可者僅辭也謙道本亨六爻无凶咎悔吝危厲之變以此知德盛禮恭之事天地人鬼无不宜者矣然謙之為德非有挾太山超北海之難能而人每患其不能行者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故卦皆以君子為言君子无大過人者特能行之耳

說易

未得也然則如之何反求諸己而已其在勝己之私乎  
 克已則无我物我一則物亦以誠應之矣坤在諸侯位  
 為國在大夫位為邑上至二體師上以正行之三征也  
 三之上坎險平征邑國也故曰可用行師征邑國也易  
 傳曰邑國己之私有也征邑國謂自治其私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謙極有聞人之所與故可用行師然以其  
 質柔而无位故可以征己之邑國而已陰柔无位才力  
 不足故其志未得而至於行師然亦適足以治其私邑  
 而已本義○用之問謙上六云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  
 曰志未得也如何曰為其志未得所以行師征邑國蓋  
 以未盡信從故也○問程易說利用侵伐蓋以六五柔  
 順謙卑然君道又當有剛武意故有利用侵伐之象然  
 上九亦言利用行師如何先生曰便是此等有不通處

○問謙是不與人爭如何六五上六二爻皆言利用侵  
 伐利用行師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若以其不服而  
 征則非所以為謙矣先生曰老子言大國以下小國則  
 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又言抗兵相加哀者  
 勝矣孫子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終如脫兔敵不及禦  
 大抵謙自是用兵之道只退處一步耳所以利用侵伐  
 也蓋自初六積到六五上六謙亦極矣自宜人人服之  
 尚更不服則非人矣故利用侵伐也如必也臨事而懼  
 皆是此意○問謙上六志未得也先生曰志未得所以  
 行師亦如六五之意又問謙上六何取象於行師先生  
 曰坤為衆有坤卦處多言師如泰上六城復于隍勿用  
 師之類坤為土土為國故云征邑國也以此見聖人於  
 易不是硬做皆是取象因有這象方就這上面說並語



東萊呂氏曰此一卦兩鳴謙在六二則好在上六則不

好六二處得中正上七謙之極發於聲音故宜以剛武

自治大抵謙固美事也一向只見於聲音却不濟事須

就內以剛武自治其口國則可六五上六利用字須仔

細看易說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十九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二十

後學成德

坤下 震上

明道先生曰豫者備豫也逸豫也事豫故逸樂其義一也

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豫序卦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承二

卦之義而為次也有既大而不能謙則有豫樂也豫者安和

悅樂之義為卦震上坤下順動之象動而和順是以豫也

九四為動之主上下羣陰所共應也坤又承之以順是以

動而上下順應故為和豫之義以二象言之雷出於地上

陽始潛閉一作閉於地中及其動而出地奮發其聲通暢和

豫故為豫也易傳

豫利建侯行師

伊川先生曰豫順而動也豫之義所利在於建侯行師夫建侯樹屏所以共安天下諸侯和順則萬一作北民悅服兵師之興衆心和悅則順從而有功故悅豫之道利於建侯行師也又上動而下順諸侯從王師衆順令之象君萬邦聚大衆非和悅不能使之服從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馬氏王氏以豫為樂從釋詁也關氏曰豫備也備豫則安逸也孔氏為逸豫或亦為說豫亦釋詁之義程氏言動而上下順應為和豫蓋取彖義諸儒之說不同如此大率易之名卦兼備衆義固非一字可訓故豫得兼和說逸樂備豫為名而和說逸樂不可以一字盡豫之道也故伊川既曰和豫又曰逸豫為得之矣考之於卦獨无備豫之義而關子明言之者蓋因繫辭言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之意也且豫之為卦上動而下

順惟動不應後志者也以此建侯則内无不服之人以此行師則外无逆命之敵周封同姓五十而不以為私順故也所謂利建侯也湯東西南北之征而天下不以為怨順故也所謂利行師也易說新安朱氏曰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九四一陽上下應之其志得行又以坤遇震為順以動故其卦為豫而其占利以立君用師也義本東萊呂氏曰豫利建侯行師序卦曰有大而能謙必豫謂人處富貴榮顯之地須是得謙然後和豫夫當天下无事時則建侯有事之時則行師事之最大者若非和豫何以舉此易說○又曰豫利建侯行師怠之病何自生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

已丑 課程

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伊川先生曰剛應謂四為羣陰所應剛得眾應也志行謂陽志上行動而上下順從其志得行也順以動豫震動而坤順為動而順理順理而動又為動而眾順所以豫也○以豫順而動則天地如之而弗違況建侯行師豈有不順乎天地之道萬物之理唯至順而已大人所以先天後天而不違者亦順乎理而已○天地以順動復詳言順動之道天地之運以其順動所以日月之度不過差四時之行不愆忒聖人以順動故經正而民興於善刑罰清簡而萬民服也○既言豫順之道矣然其旨味淵深言盡而意有餘也故復贊之云豫之時義大矣哉欲人研味其理優柔涵泳而識之也時義謂豫之時義諸卦之時與義用大者

皆贊其大夫哉豫以下十一卦是也豫遯姤旅言時義坎

睽蹇言時用頤大過解革言時各以其大者也

並日多傳

橫渠先生曰上動而下不順非建侯行師之利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豫安逸无所事豫前定也事前定則安逸无所事其所以動必有所不得已不得已則莫非順也

龜山楊氏曰屯者建侯之時豫者建侯行師之道一陽為順動之主而上下應之故其志行順以動合二體言之也此卦之所以為豫也動而不以順則上下不應而能志行致天下之豫未之有也既豫矣則順以動乃處豫之道也夫聖人應天下之用非外襲而取之也即諸體而已矣

易說

白雲郭氏曰三才一理也順之則易逆之則難行於一

身尚不能違況有天下國家如建侯行師者乎故得其  
 理而順動則豫雖天地於日月四時尚不能外此則人  
 道固不能違也是以聖人刑罰清而民服所以為順也  
 歟夫順坤道也貫通三才非止人事故論其時則建侯  
 行師論其義則天地如之不亦大乎卦以九四為主言  
 剛應而志行者羣陰應剛得行其志順動而已  
 漢上朱氏曰豫謙之反謙九三反而之四四動羣陰應  
 之其志上行以順理而動也我動彼應豈不豫乎豫和  
 豫也休逸閑暇之謂也故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此以九四合坤震二體而言豫也謙九三在三公之位  
 自二以上有師體反之則三升四四為諸侯三公出封  
 之象故利建侯師動而往行師之象故利行師二者皆  
 順以動周之大封湯武之征伐无非順民欲也順民欲

則民說之說豫也豫順以動雖天地之大猶不能違故  
 天地如其理而動而況建侯行師乎乾坤天地也坎有  
 伏離日月也二至也天之動始於坎歷艮與震而左行  
 地之動始於離歷坤與兌而右行是日月會於牽牛萬  
 物成于艮故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  
 此以九四互體論坤震之義也坎為律刑罰也坤為眾  
 民也艮止也聖人之動必順乎萬物之理法之所取必  
 民之所欲也法之所去必民之所惡也故法律正於上  
 刑罰清簡也眾止於下民服從也故曰聖人以順動則  
 刑罰清而民服此以互體之坎變艮推廣坤震以盡豫  
 之義也然意味淵長言之有不能盡故夫子贊之曰豫  
 之時義大矣哉易傳曰豫遯姤言時義坎睽蹇言時用  
 頤大過解革言時各以其大者也以卦氣言之春分也

太玄準之以樂或問互體之變有幾曰體有六變春秋  
傳畢萬筮仕于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震為土車從  
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廖以震坤  
合而言六體也且以豫卦九四論之自四以上震也四  
以下艮也合上下視之坎也震有伏巽艮有伏兌坎有  
伏離六體也變而化之則无窮矣故曰雜物撰德其微  
顯闡幽之道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剛應而志行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豫順  
以動以卦德釋卦辭天地極言之而贊其大也本義○建  
侯行師順動之大者立个國君非順動而何○刑罰不  
清民不服只為舉動不順了致得民不服便是徒配了  
他亦不服○豫之時義言豫之時底道理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此一卦五位是陰

獨九四位是陽剛陽也今以一位之陽應五位之陰則  
志遂行非和易何以得此又天下之事須順理而動則  
豫如君子坦蕩蕩作德心逸日休此順動之謂也小人  
長戚戚作偽心勞日拙此不順動之謂也天地以順動  
則日月躔次四時代謝自然不過不忒况聖人乎天地  
以動順故日月不過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則為无妄雷  
在地上則為豫天地之間只有一順字順即行其所无  
事○豫之時義大矣哉此是大矣哉之最先者並易說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濂溪先生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  
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故樂聲澹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澹且和  
焉澹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

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  
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  
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  
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  
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通書  
伊川先生曰雷者陽氣奮發陰陽相薄而成聲也陽始潛  
閉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震也始閉鬱及奮發則通暢和  
豫故為豫也坤順震發和順積中而發於聲樂之象也先  
王觀雷出地而奮和暢發於聲之象作聲樂以褒崇功德  
其殷盛至於薦之上帝推配之以祖考殷盛也禮有殷奠  
謂盛也薦上帝配祖考盛之至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王者之樂莫大於是說  
龜山楊氏曰雷在地中則復而已雷出地故氣達而奮

豫此聲樂之象也樂記曰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而  
樂者天地之和也然先王之作樂非徒自豫而已所以  
崇德也如咸池大章之類皆是也得四海之歡心然後  
可以事上帝配祖考惟豫之時為然易說  
兼山郭氏曰雷出地蓋帝出乎震之時於夏則仲春之  
二月於周則孟夏之四月也故先儒咸謂天子三年一  
郊蓋言夏祠上帝於郊詩云昊天有成命是也周官大  
司樂以圜鍾為宮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  
門之舞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圜鍾夾鍾也於夏時二月  
律也則雷出地奮豫而作樂崇德其在於斯時乎帝者  
生物之宗祖考者人之始也故推以配焉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雷出地蓋帝出乎震之時於夏則  
仲春之二月於周則孟夏之四月也又曰大司樂以圜

鍾為宮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於  
地上之圜丘奏之圜鍾夾鍾也夏時二月律也則雷出  
地奮豫而作樂崇德其在於斯時乎帝者生物之宗祖  
考者人之始也故推以配焉雍曰雷出地奮夏之二月  
天地萬物說豫之時也作樂崇德治定功成君臣萬民  
說豫之時也樂之出虛蓋本陰陽之氣自无而生有故  
因器而成聲器可見者也聲可聞者也氣不作焉聲不  
聞矣雷之收發何以異此故陰陽者雷之氣也而雷者  
陰陽之聲也春秋者又雷之器也非鍾鼓則樂无作止  
非春秋則雷无收發以是知雷之與樂非特取象而成  
其實一氣同類特大而作於天地者曰雷小而作於人  
者曰樂此見先王法象乎天地之道也故祭義曰君子  
合諸天道春禘秋嘗此言夏商之昨也又曰禘有樂而

嘗无樂以見先王作樂之道因雷之收發其微如此蓋  
春秋者天地之闔闢也一闔而雷奮於是乎作樂故能  
通陰陽之氣一闔而雷收於是乎不作樂以順陰陽之  
理此所以禘有樂而嘗无樂合於豫之作樂崇德也易  
漢上朱氏曰雷之出地奮然而作萬物豫之時也九四  
具天地日月雷霆風雨萬物化生作樂起於冬至黃鍾  
之象郊也者天祭也在內外之際為郊坤為牛坎為血  
陽為德豫自復三變初九升四作樂崇德也殺牛於郊  
薦上帝也上帝乾在上之象殷盛也自四至上震變坤  
坤為衆故曰殷禮有殷奠殷祭言盛也五變比乾為考  
六變剝乾為祖以配祖考者報本反始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既象其聲  
又取其義殷盛也本義○先王作樂如燕饗飲食之類無

甘簡德  
處不用然用樂之大者尤在於薦上帝配祖考也○雷  
出地奮止是象其聲而已薦上帝配祖考大槩言之○  
問作樂崇其德如大韶大武之類否先生曰然○象其  
聲者謂雷取其義者謂和崇德謂著其德作樂所以發  
揚其德也○問作樂崇德曰先王作樂其功德便自不  
可掩也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地中先有雷然後能出而發聲曾中元无  
樂如何作樂夫雷本發於地則奮然而震驚此亦順動  
之象也故先王體此作樂夫樂者亦本諸人心發而寓  
諸金石鍾鼓之間今人須看雷之所自發處及樂之所  
自起處則豫之義可知不然則徒見震驚之聲則謂之  
雷論其清濁調其宮角則謂之樂此不足與語雷樂之  
義也上天下澤履此易之言禮雷出地奮豫此易之言

樂大凡天下事不知其理不可便言其无有如柳子厚  
言樂不能殖財只為自不見此道理易說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伊川先生曰初六以陰柔居下四豫之主也而應之是不  
中正之小人處豫而為上所寵其志意滿極不勝其豫至  
發於聲音輕淺如是必至於凶也鳴發於聲也○象云初  
六謂其以陰柔柔字无處下而志意窮極不勝其豫至於鳴  
也必驕肆而致一作柔字凶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知幾者上交不諂今得應於上豫獨著聞終  
凶之道也故凡豫之理莫若安其分動以義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六處豫之初不知所戒恃四志有所矜  
其聲宜遠聞者也恃交於外有矜大之志志窮必乖取

凶之道



龜山楊氏曰和順積中而形於外所樂者仁義之實而已夫豫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四以一陽為豫之主而初以陰柔不中正應之則其鳴也是乃脅肩諂笑而已其凶不亦宜乎

易說

白雲郭氏曰初六之鳴如謙上六之鳴感其應而有求也上六之鳴蓋鳴而求謙初六之鳴蓋鳴而求豫豫而知戒尚或有失況知其說逸而鳴以求之乎且鳴而求謙者志猶未可得況鳴豫乎其志窮凶也宜矣夫履霜之始未堅冰也馴致其道則堅冰也鳴而求豫未至於凶馴致其道則凶矣聖人知幾故欲早辯也志窮者窮其求豫之志則凶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四者豫之主初六不中正而順從逸豫者也初四相易成震震為聲有相應而鳴之象從逸豫而

發于聲音者也故鳴初六豫之始於其始也鳴豫至於末流則志窮而凶中為志謂四也初復動而之四則止而不行其志窮矣太康后羿之事乎

易傳

新安朱氏曰陰柔小人上有強援得時主事故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凶之道也故其占如此卦之得名本為和樂然卦辭為眾樂之義爻辭除九四與卦同外皆為自樂所以有吉凶之異窮謂滿極

義本

東萊呂氏曰初六鳴豫凶一爻備極小人之情狀小人一得意於上便志得意滿易傳言輕淺兩字最好說

易說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明道先生曰介于石理素定也理素定故見幾而作何俟

終日哉

劉綸師訓

伊川先生曰逸豫之道放則失正故豫之諸爻多不得正

通志堂

才與時合也唯六二一爻處中正又无應為自守之象當豫之時獨能以中正自守可謂特立之操是以節介如石之堅也介于石其介如石也人之於豫樂心說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能已也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夫子因二之見幾而極言知幾之道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夫見事之幾微者其神妙矣乎君子上交不至於諂下交不至於瀆者蓋知幾也不知幾則至於過而不已交於上以恭巽故過則為諂交於下以和易故過則為瀆君子見於幾微故不至於過

也所謂幾者始動之微也吉凶之端可先見而未著者也獨言吉者見之於先豈復至有凶也君子明哲見事之幾微故能其介如石其守既堅則不惑而明見幾而動豈俟終日也斷別也其判別可見矣微與彰柔與剛相對者也君子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知幾如是眾所仰也故贊之曰萬夫之望○能不終日而貞且吉者以有中正之德也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辨之蚤去之速爻言六二處豫之道為教之意深矣並易傳橫渠先生曰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六二以陰居陰獨無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體順用以陰居陰堅介如石故在理則悟為豫之吉莫甚焉不以說豫而流也易說藍田呂氏曰人道上交上交下交盡矣交不以中正者

必流於諂瀆其取凶悔必矣何可以保其安佚而終吉乎六二以柔順而守中正知交際之道易此則不可先見之幾不待久而後喻者也

高元

龜山楊氏曰六二柔順中正无應於上下故介于石言靜而正也夫一物不該非中也有所倚非正也豫者順動之時也極天下之大順其惟六二乎以中正故也唯中正為能會物於一已雖動之微其知之矣斯所以為知幾其神乎

易說

兼山郭氏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此言豫之有素也况六二柔順中正无上下之交介于石焉其為豫也至矣中正介于石可也若也上交不諂下交不瀆非知幾詎能之乎

易說

白雲郭氏曰繫辭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又曰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是以聖人貴夫知幾者以此豫之六二知幾之君子也知逸豫之道必凶而後已故不為逸豫中正自居介如石焉守以貞固是以吉也觀其上交不諂是不與上為豫也下交不瀆是不與下為豫也上下无與應不得變其志故中正之道常存而貞固之守益堅非介如石之象乎終日則失於不能早辯不終日所以為知幾也古之人行此道者其惟文王乎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文王之治也至於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故能享國久長而得介于石之吉也明此道者其惟周公乎觀其作无逸以戒成王曰无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故成王能持盈守成為太平之君子亦得介于石之吉也不然則盤遊

通志堂

无度太康尸位之逸豫也酌于酒德商王受之迷亂也  
 故孔子曰知幾其神矣乎惟文王周公其盡之易說  
 漢上朱氏曰四艮為石初三不正二介于不正之間上  
 交于三而不諂下交于初而不瀆確然如石不可轉也  
 夫始交者安危之幾不諂不瀆則不過乎中故曰介于  
 石三為內卦之終二動離為日不終日也所謂幾者始  
 動之微吉之端可見而未著者也離日為見見之是以  
 不俟終日而作作則動也豫之時上下逸豫失正諸爻  
 之才多與時合二以中正自守不溺於豫可謂見幾矣  
 備豫之道也不俟終日而作以貞故吉貞者守正之謂  
 也心不動則中正中也故見不中正也故見不正中正  
 故知微知柔不罹於咎故曰介于石焉用終日易傳  
 新安朱氏曰豫雖主樂然易以溺人溺則反而憂矣卦

獨此爻中而得正是上下皆溺於豫而獨能以中正自  
 守其介如石也其德安靜而堅確故其思慮明審不俟  
 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也大學曰安而後能慮慮而後  
 能得意正如此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本義○介于石言  
 兩石相摩擊而出火之意言介然之頃不待終日而便  
 見得此道理錄語

廣漢張氏曰或問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何以謂之  
 知幾其神乎答曰交際易於因循上交主於恭過其則  
 斯為諂下交主於和過其則斯為瀆能持而不失非知  
 幾其能之乎聖人論介于石之義而獨以上下交之事  
 為言惟篤實為己者知其為甚切要也南軒集答  
呂子約

東萊呂氏曰六二介于石處豫樂之中不有其豫樂故  
 能見幾而作人多在順中壞了惟六二便能覺象言以

中正也蓋豫得中正則不為豫樂所移易說

以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六三陰而居陽不中不正之人也以不中正而處豫動皆有悔盱上視也上瞻望於四則以不中正不為四所取故有悔也四豫之主與之切近苟遲遲而不前則見棄絕亦有悔也蓋處身不正進退皆有悔吝當如之何在正身而已君子處已有道以禮制心雖處豫時不失中正故无悔也○自處不當失中正也是以進退有悔傳  
藍田呂氏曰六三以陰居陽迫近九四位既不當德亦無常進退久速皆未得其所安以斯求豫宜有悔也  
龜山楊氏曰盱上視也盱豫求豫於上也處非中正故盱則失義遲則失時皆不免於悔也與六二介于石不終日異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處豫之道戒在於不能自立而優柔無斷是以馴致必至於凶故六二以介如石為得而六三以盱遲有失也夫盱盱視上而說之非介如石者也遲遲疑而有待非不終日者也視而悅之者失於不立遲疑有待者失於無斷與夫鳴而求之者過猶不及耳宜其皆為有悔之道欲无悔者无它道焉介然不動以守之斷然不疑以行之惟此見六二之貞可謂能知能行者也孔子之不惑顏子之弗失孟子之不動心亦皆六二介于石之道歟易說  
漢上朱氏曰三四處位不當同而不和者也盱盱上視而不正也向秀曰小人喜悅佞媚之貌四豫之主三以柔順承之動成巽巽為多白眼盱盱上視佞媚以求豫而四不動則悔其動故盱豫悔三不能去且靜而待之

四又不動故遲有悔悔其不動四艮體止於上三動巽為進退故動靜皆有悔三猶豫如是无他位不當也小人悅於豫寧悔而終不以所處為不當而去之柔不正故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盱上視也陰不中正而近於四四為卦主故六三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宜有悔者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事當速悔若悔之遲則必有悔也本義○盱豫悔言覩著九四之豫便當速悔遲時便有悔盱豫是

句錄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伊川先生曰豫之所以為豫者由一元九四也為動之主動而衆陰說順為豫之義四大臣之位六五之君順從之以陽剛而任上之事豫之所由也故云由豫大有得言得大

行其志以致天下之豫也勿疑朋盍簪四居大臣之位承柔弱之君而當天下之任危疑之地也獨當上之倚任而下无同德之助所以疑也惟當盡其至誠勿有疑慮則一其朋類自當合聚夫欲上下之信惟至誠而已苟盡其至誠則何患乎其一元无助也簪聚也簪之名簪取聚髮也或曰卦惟一陽安得同德之助曰居上位而至誠求助理必得之姤之九五曰有隕自天是也四以陽剛迫二近君位而專主乎豫聖人宜為之戒而不然者豫和順之道也由和順之道不失為臣之正也如此而專主於豫乃是任天下之事而致時於豫者也故惟戒以至誠勿疑○由已而致天下於樂豫故為大有得謂其志得大行也並日勿傳

任天下之責危疑之時也惟至誠為能通天下之志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故曰勿疑朋盍簪言誠而不疑則其類自合矣簪髮之簪則其合也固矣方成王幼冲周公為冢宰百官總已而聽焉上則成王未悟下則羣叔流言危疑之甚也惟周公以身任之而不疑故民獻有十夫子翼此朋盍簪之謂也使周公懷自疑之心畏艱大之言以考翼不可征則亂无日矣其能成寧考之圖功哉

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四順以動豫而一陽以總之上无剛健之君下无分民之臣是以為由豫也然而功震王者身必危能无疑乎惟在豫之時有陽勝之德故可以總眾志以安上也蓋道足乎已時有所當然則其志得行不然桓文之舉未免為三王之罪人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四以一陽而總眾陰為豫之主以順動自任者方是時上无剛健之君則眾陰不得不由之以豫也由之以豫則天下少安所以大有得也然處由豫之道在於信立而勿疑勿疑故朋盍朋盍則總眾智力以安上其序如此也昔齊晉之霸也歸魯三敗之地示原三月之圍可謂信立矣會于葵丘會于踐土可謂朋盍矣總諸侯以尊王室非安上乎此雖霸者之事然孔子嘗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蓋孔子之意以為雖非三王之舉豈不愈於委而棄之夷狄也哉是所以由豫之為大有得也伊川曰簪聚也簪之名取聚髮也漢上朱氏曰四為豫之主五陰順從由已以致豫故曰大有得然不免於疑者在近君危疑之地无同德之助眾陰不從五而從已也疑謂伏巽巽為不果坎見巽伏

故勿疑盡合也五交四也言積誠不已下情通於上也  
 坎為髮為通四剛在上下眾柔之際交而通之猶簪也  
 髮非簪則散亂不理安有髮之柔順而不從簪乎夫朋  
 歸已而致疑於五者有二招權也專功也下情通於上  
 上下既交以誠何疑於招權不有其功歸美於上其中  
 洞然何疑於專功四五相易伏巽象毀則四剛中之志  
 上行率天下而從五何疑於朋之眾乎五不疑四四不  
 疑五君臣上下各守其正為由豫也大矣先儒以坎為  
 髮何也曰以巽為寡髮而知也乾為首柔其毛也故須  
 象亦然易傳

新安朱氏曰九四卦之所由以為豫者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大有得然又當至誠不疑則朋類合而從之矣故又因而戒之簪聚也又速也本義○問豫卦初六與

九四為應九四由豫大有得本亦自好但初六恃有強  
 援不勝其豫至於自鳴所以凶否先生曰九四自好自  
 是初六自不好怎奈他何○由豫猶言由頤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四是大臣之位又多懼之地也今人處多  
 懼之地一向就危疑上猜防自為疑阻惟由豫之道但  
 推誠於上下不復自為疑阻所以大有得而志大行周  
 公當攝政之際外則四國流言內則王不知周公只是  
 推誠而已不惟大臣如此而朋友之道亦只是推誠相  
 與自然勿疑而朋盡簪易說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以陰陰一元柔居君位當豫之時沈溺於  
 豫不能自立者也權之所主眾之所歸皆在於四四之陽  
 剛得眾非恥惑柔弱之君所能制也乃柔弱不能自立之



君受制於專權之臣也居得君位貞也受制於下有疾苦也五居尊位權雖失而位未亡故云貞疾恒不死言貞而有疾常疾而不死如漢魏末世之君也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在四不言失正而於五乃見其強逼者四本无失故於四言大臣任天下之事之義於五則言柔弱居尊不能自立威權去已之義各據爻以取義故不同也若五不失君道而四主於豫乃是任得其人安享其功如太甲成王也蒙亦以二无陰居尊位二以陽為蒙之主然彼吉而此疾者時不同也童蒙而資之於人宜也耽豫而失之於人危亡之道也故蒙相應則倚任者豫相逼則失權者也又上下之心專歸於四也○貞而疾由乘剛為剛所逼也恒不死中之尊位未亡也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九四以一陽為五陰之主六五柔居其上

處至尊以臨之有位號而无勢者也居安豫之時有位號而无勢不可以令天下矣如人之有疾常久而不死者猶有中氣存焉然不足賴也

龜山楊氏曰居豫之時无剛健之才逸於豫者也孟子曰入則无法家拂士出則无敵國外患者國常亡六五之乘剛有法家拂士敵國外患之謂也左右正救之故以正為疾雖未能執其中而中未亡也則不死於安樂矣故常不死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五謙輕而豫怠也怠則失其柄也久矣然而入則无法家拂士出則无敵國外患者國常亡六五非能固存其不亡也僅矣乘剛疾也九四亦震體順動之臣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居得君位貞也受制於四有疾也

五居尊位權雖失而位未亡故云貞疾恒不死雍曰九四以一剛為豫之主六五不能正為君之道求其所以然蓋失於好逸不知文王周公之戒馴致於君弱臣強而不能振也其由平王東遷下堂而見諸侯之時乎君德微矣雖僅能守其位譬夫人之老也血氣既衰疾亦甚矣僅得常不死而已中未亡者終亡之象已見特其中未盡亡而已

易說

漢上朱氏曰四以剛動為豫之主眾之所歸權之所主也五以柔弱沈冥於逸豫而乘其上豈能制四哉六五受制於四而不可動亦不復安豫矣故此爻獨不言豫不可動則於正為有害故曰貞疾恒震巽也天地可久之道也六五動則有震巽恒久之象人君中正然後六二為之用九四同德也何乘剛之有五不可動以失正

也故九四為腹心之疾然主祭祀守位號而猶存者正雖亡而中未亡也中者人心也中盡亡則滅矣故曰貞疾恒不死言貞雖有疾其中固在能動以正則可久矣恒未嘗死也坤為死震為反生未亡之象周室東遷齊晉二伯托公義以令諸侯中未亡也失天下者多矣必曰豫者威權之失必自逸豫也諛臣進女謁行大臣專主威則社稷移矣易傳曰若五不失君道而四主於豫乃任得其人安享其功如太甲成王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當豫之時以柔居尊沈溺於豫又乘九四之剛眾不附而處勢危故為貞疾之象然以其得中故又為恒不死之象即象而觀占在其中矣

本義

東萊呂氏曰六五貞疾恒不死傳曰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若以豫自處則權必移於下既逸豫

雖云久不死亦終於亡而已如人氣血耗散而膚革僅存亦終於死而已九四一爻在九四觀之則為大臣在六五觀之則為權臣故逐爻取義不同說易○又曰觀豫六五之象然後知上无耽樂之君則下无擅權之臣程課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伊川先生曰上六陰柔非有中正之德以陰居上不正也而當豫極之時以君子居斯時亦當戒懼況陰柔乎乃耽肆於豫昏迷不知反者在豫之終故為昏冥已成也若能自變則可以无咎矣在豫之終有變之義人之失苟能自變皆可以无咎故冥雖已成能變則善也聖人發此義所以勸遷善也故更不言冥之凶專言渝之无咎○昏冥於豫至於終極災咎行及矣其可長然乎當速渝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豫之終沈冥於豫者也故冥豫成然居動之極有變之象焉故曰有渝无咎然君子與為善故不言冥豫之凶而專言有渝之无咎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六豫之極也然豫有二義猶所謂一極備凶一極无凶者也如利建侯行師順以動豫豫順以動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无凶可也若冥豫在上而不知變惟康好逸豫乃盤遊无度備凶者也是以五子咸怨迷大禹之戒以作歌則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於河者有以致之焉爾而孔子之辭戒之在逸而不及其備者豈聖人之情見於辭者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上六豫極之時冥昧耽樂迷不知反豫之凶將成矣或有變焉亦且无咎蓋豫雖必至於凶而上六知變之位聖人貴其能變故不言冥之凶而言渝之

无咎也且於初六之鳴未凶而言凶上六之冥當凶而  
 曰无咎何哉蓋鳴於終者則未必凶鳴於初者馴至於  
 終則其凶必矣冥於終者變則无咎冥於初者雖變亦  
 有咎其凶又有甚於鳴矣故上六之冥始勤而終怠者  
 也非若鳴之怠於初也是以其為凶咎係乎初終而不  
 與於鳴冥之輕重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六豫之終沈冥於豫成而不變者也坤  
 為冥昧占之逸豫之人固有不恤名聲之醜性命之危  
 而樂之者不知因佚樂之過變前之為乃善補過也何  
 咎之有故曰成有渝无咎聖人發此義以勉夫困而學  
 者焉上六動之三成巽巽為長四坎為可冥豫在上而  
 不變未有不反何可長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陰柔居豫極為昏冥於豫之象以其動

體故又為其事雖成而能有渝之象戒占者如是則能  
 補過而无咎所以廣遷善之門也

本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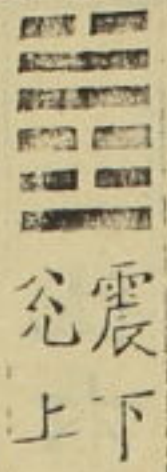
東萊呂氏曰上六冥豫今人當冥豫之極便謂不可救  
 藥不知一念才正即是好人易傳曰不言冥成之凶而  
 言有渝无咎聖人勸人遷善之意深矣

易說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二十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二十一

後學成德



震下兌上

伊川先生曰隨序卦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夫說豫之道物所隨也隨所以次豫也為卦兌上震下兌為說震為動說而動動而說皆隨之義女隨人者也以少女從長男隨之義也又震為雷兌為澤雷震於澤中澤隨而動隨之象也又以卦變言之乾之上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乾之上陽來下於陰也以陽下陰陰必說隨為隨之義凡成卦既取二體之義又有取爻義者復有更取卦變之義者如隨之取義猶為詳備

易傳

隨元亨利貞无咎

伊川先生曰隨之道可以致大亨也君子之道為眾所隨

與已隨於人及臨事擇所隨皆隨也隨得其道則可以致大亨也凡人君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從義臨事而從長皆隨也隨之道利在於貞正隨得其正然後能大亨而无咎失其正則有咎矣豈能亨乎

傳易

龜山楊氏曰隨无故也有亨之道焉然隨非其正雖道通而志行君子不與也故利貞乃无咎  
白雲郭氏曰隨有隨之主有隨之者有隨於內有隨於外者隨之主大矣而隨之則小也隨於內小矣而隨於外則大也以隨之成卦言之剛來隨於內而柔上隨於外二三得剛而隨以動四五得柔而隨以說此隨之義也六爻无不隨者矣然謙卦一謙而得四益為吉隨卦一隨具四德而无咎非无咎不足於吉也蓋謙之得失在人事人事以吉為善隨之得失在道道以无咎則不

失不可一槩論也

說易

新安朱氏曰隨從也以卦變言之本自困卦九來居初又自噬嗑九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皆剛來隨柔之義以二體言之為此動而彼說亦隨之義故為隨已能隨物物來隨已彼此相從其通易矣故其占為元亨然必利於正乃得无咎若所隨不正則雖大亨而不免於有咎矣春秋傳穆姜曰有是四德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今案四德雖非本義然其下云云深得占法之意

義本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伊川先生曰卦所以為隨以剛來而下柔動而說也謂乾之上九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六往居乾之上以陽剛來下

於陰柔是以上下下以貴下賤能如是物之所說隨也又  
 下動而上說動而可說也所以隨也如是則可以一有大亨  
 而得正能大亨而得正則為无咎不能亨不得正則非可  
 隨之道豈能使天下隨之乎天下所隨者時也故云天下  
 隨時○君子之道隨時而動從宜適變不可為典要非造  
 道之深知幾能權者不能與於此也故贊之曰隨時之義  
 大矣哉凡贊之者欲人知其義之大玩而識之也此贊隨  
 時之義大與豫等諸卦不同諸卦時與義是兩事一作與豫等  
 當隨則隨當治則治當其時作其事便是能隨時隨時之  
 義大矣哉尋常人言隨時為且和同只是流徇耳不可謂  
 和和則已是和於義故學者患在不能識時時出之亦須  
 有溥博淵泉方能出之○自畫卦垂衣裳至周文方備只

為時也若不是隨時即一聖人出百事皆做了後來者沒  
 事又非聖人智慮所不及只是時不可也只歸之自然則  
 无可觀更无可玩頤並入關語錄

藍田呂氏曰隨有從而无違也剛來下柔者隨自否來  
 乾之上九下居坤之初六也以剛下柔物所以隨我也  
 物不說則我不動我所以隨物也君子不過時而已矣  
 以道徇身隨時也以身徇道亦隨時也惟變所適无往  
 而非義故曰隨時之義如不合於義天下靡然成風亦  
 往隨之以取凶咎非所謂隨時之義也故必大亨无咎  
 然後可隨

龜山楊氏曰一陽在下剛來而下柔也動而說合二體  
 言之也剛不下柔則亢動而不說則括夫如是人孰隨  
 之故剛來而下柔動而說所以為隨也隨而大亨貞則

為隨之主而天下隨之以為時矣若泰之時君子以其  
彙征是也夫趨變无常而各當其可非夫可與權者其  
孰能之其義豈不大矣哉說易

兼山郭氏曰剛自上來而成震柔自下往而成兌故震  
動而兌說不止於人道而言凡受命賦形於天地之間  
者无不為隨也蓋震東方之卦也萬物隨之以生兌西  
方之卦也萬物隨之以成其出也其入也孰不隨之故  
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藏之隨也聖人東作西成亦  
隨也五載一巡守亦隨也大豈一端而已耶說易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隨不止於人道而言震東方之卦  
也萬物隨之以生兌西方之卦也萬物隨之以成其出  
入也孰不隨之故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藏之隨也  
聖人東作西成亦隨也五載一巡守亦隨也大豈

一端而已耶伊川曰凡人君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  
之從義眾人之隨己己之隨人與臨事而擇所隨皆隨  
也雍曰隨之成卦以初九上六來往成震兌動說而有  
隨王輔嗣以震為剛而兌為柔是剛下柔如咸卦男下  
女之說不言初九上六之義若如王氏言則剛來下柔  
之卦居易之半矣何獨於隨言之也且天下之理不動  
則无所隨不說則不能隨所以致動而說者初九上六  
之力也聖人論上下卦則言男女陰陽及論爻則言剛  
柔隨蠱二卦不以初上之變論之則剛來下柔與剛上  
柔下之義終不可明也然隨之道大而天地小而人民  
細而蟲魚草木无不有隨不能以言盡要其歸則隨時  
而已至如堯舜隨於揖遜湯武隨於征伐伊周隨於致  
君孔孟隨於設教以聖人之隨其不同已如此況天地



萬物之隨乎蓋道與時會則聖人隨之易地皆然也是以聖人所任者道而不能違者時故曰隨時之義大矣

哉

易說

漢上朱氏曰隨自否來上九之初剛人之所隨柔隨人者也上九過剛而不反君子小人相絕非道也剛來下於柔柔往而隨之下動而上說所以隨也自初九言之君子之道為眾所隨人君屈己以隨善者也自上六言之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從義臨事之從長无非隨也故曰隨此以剛柔相易合兩體而言隨也上九之初大者亨也其亨以貞也上九過剛嘗有咎矣无咎者善補過也大者亨以貞利於正也又善補過至於无咎天下豈不動而說以隨之乎故曰元亨利貞无咎此以初九一爻言隨之道也易傳曰隨之道利在於正隨得其正然

後能大亨而无咎失其正則有咎矣豈能亨乎春秋傳穆姜往東宮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姜曰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有四德者隨而无咎蓋穆姜時以元亨利貞為隨之四德夫子作彖辭然後明元亨利貞者大亨正非若乾之四德也夫天下之隨君子者隨其正也君子之動者隨其時也時无常是以正為是君子得其正天下是之是之斯隨之矣天下之物靜而在下莫如澤也驚蟄既至雷動於澤中澤氣隨之下者上靜者動誰為之哉時也故曰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然隨時之義非達權知變者不能盡或因或革或損或益人之所說不以強去人所不說不以強留如天地之隨時乃无咎矣故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天下隨時王昭素曰舊本多不連時字王弼亦曰得時則天下隨

之矣隨之所施唯在於時也胡旦曰王肅本作隨之篆字之為出時為皆轉隸者增日為時胡說為長在卦氣為驚蟄二月中故太玄準之以從傳易

新安朱氏曰隨剛來而下柔以卦變卦德釋卦名義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王肅本時作之今當從之釋卦辭言能如是則天下之所從也隨時之義大矣哉王肅本時字在之字下今當從之義本○伊川先生說說而動

動而說不是不當說說而動凡卦皆從內說出去蓋卦自內生動而說却是若說說而動却是自家說他後他動不成隨了我動彼說此之謂隨○又曰動而說成隨異而止成蠱錄語

東萊呂氏曰乾之上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乾之上○又曰人之性本同一有所隨便分善惡如堯之朝舜

禹為善人之宗共鯀為惡人之主方未有所隨則同此人也一步隨舜禹則為善人之歸一步隨共鯀則為惡人之黨是為善為惡為正為邪皆在舉步間不可汎有所隨蓋隨人不是小事須元亨利貞乃无咎如此之親輔人必須原筮元永貞乃无咎○大凡隨雖小隨大柔隨剛陰隨陽下隨上必是上有以先之天下之理未有无感而應故剛來而下柔然後柔動而說如堯舜之聖只是舍己從人必須我有可隨之道然後能使人隨我至於變時雍則人來隨我矣隨時之義大矣哉不曰隨君子而曰隨時者蓋君子與造化為一隨時所以隨君子也○又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先輩謂易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只是一時字如孔子大不可名孟子只以聖之時盡之如中庸只說一時中易傳曰凡贊之者

欲人知其義之大玩而識之也只教人玩識時字並易說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伊川先生曰雷震於澤中澤隨震而動為隨之象君子觀象以隨時而動隨時之宜萬事皆然取其最明且近者言之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君子晝則自強不息及嚮昏晦則入居於內宴息以安其身起居隨時適其宜也禮君子晝不居內夜不居外隨時之道也傳○凡易卦有就卦才而得其義者亦有舉兩體便得其義者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此是就卦才而得隨之義澤中有雷隨此是就象上得隨之義也周行已編○隨卦言君子嚮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適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隨時之大者嚮晦則宴息也更別有甚義劉元本手編

橫渠先生曰人到向道後俄頃不舍豈暇安寢然君子嚮

晦入燕處君子隨物而止故入燕處然其仁義功業之心未嘗忘但以其物之皆息吾兀然而坐无以為接无以為

功業須亦入息

經學理窟

藍田呂氏曰雷入于澤退藏不用如日之嚮晦羣動皆息君子不得不隨

龜山楊氏曰雷在澤中其動息矣故君子以是嚮晦入宴息夫日出而作晦而息人之所同然者君子則知隨時之義者也衆人則由之而不知耳處隨之義至於晦明動息而不違況出處之大致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禮晝不居內夜不居外亦隨時也雍曰夫君子一動一靜至於宴息猶有隨焉大者可知也此蓋因其小者足以見隨之大不然君子之道宴息而已乎易說

漢上朱氏曰雷降於兌息於坤坤晦也澤中有雷嚮晦也天地之動靜陰陽之明晦自大觀言之晝夜之道也君子隨時之道著而易見者莫若隨晝夜也晝則嚮明而動作夜則嚮晦而宴息自有天地以來未有能違之者知此則知用天地陰陽矣君子日用而知小人日用而不知易傳

新安朱氏曰雷藏澤中隨時休息本義

東萊呂氏曰雷震於澤中澤隨震而動隨之至也震者時也澤隨震而動猶人之隨時然澤中有雷則時本自有初非外物也凡隨者必與之為一始為隨之至孔門弟子善隨夫子莫如顏子至奔逸絕塵瞠若乎後猶未能一夫子步亦步趨亦趨畢竟有顏子之步又有夫子之步有顏子之趨又有夫子之趨亦未為隨之至嚮晦

入宴息曉便起晦便息飢便食渴便飲堯舜便禪讓湯武便征誅八元便舉四凶便逐姑舉一事以明之則知事事皆如飢食渴飲晝作夜息不費思量本无一事祇為見得理明時到自應天下之理既如渴飲飢食晝作夜息理甚明白初无難知惟人自見不明往往求之至難不可卒曉之處故多辛苦憔悴而无成殊不知天下本无事所以然者以其不善推之故也此之謂不受命

易說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伊川先生曰九居隨時而震體且動之主有所隨者也官主守也既有所隨是其所主守有變易也故曰官有渝貞吉所隨得正則吉也有渝而不得正乃過動也出門交有

功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為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出門而交則有功也出門謂非私暱交不以私故其隨當而有功○既有隨而變必所從得正則吉也所從不正則有悔吝○出門而交非牽於私其交必正矣正則无失而有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言凡所治務能變而任正不膠柱也處隨之初為動之主心无私係故能動必擇義善與人同者也說易藍田呂氏曰初九凡有所隨皆以柔順剛也居隨之始獨以剛下柔官有渝也官守也所守不流於邪變而從正故吉也上无偏應又守之以正无所交而不可故出門交有功也

龜山楊氏曰居隨之初以時為大宜有渝者也知守而不知變則失時矣初九陽剛而震體能有渝者也然而渝不以正咎孰大焉故正乃吉也夫體隨時之義而蔽於暱己之私則所失多矣故出門交而後有功不失也

說易

白雲郭氏曰剛來隨於內者也在內之隨主於初九夫以乾剛之性豈能變其所守哉能變而從動雖未至隨之大已為動之主矣易曰變則通此隨之成卦所以有取於初之變也能變其所守是以得貞而吉二三得剛而後動剛亦得二三而後動剛柔相須以動故出門交而有功也出門交兌然後隨道成而不失隨之大也蓋初雖為主於內特動之主未為隨耳伊尹幡然而改是為出門交有功也說易

漢上朱氏曰五乾為君巽為命四受命於君以帥其屬  
 官之象也初應四動其屬也初隨四四隨事事有變動  
 剛而不知變不足以隨事渝變也故曰官有渝變有正  
 否變而不正惟官是隨非交修不逮也不知大亨正无  
 咎也九四變而正以剛下柔其道足以使人隨之初九  
 隨之者隨其正也不隨其不正也正則吉故曰從正吉  
 也人之情隨同而背異隨親昵而背踈遠故朋友責善  
 或牽於妾婦附耳之語溺於私也初在內安之又比於  
 二二初相易皆失正私暱之為害也故戒之以出門交  
 有功四艮為門初舍二出交於四出門也出門交之不  
 失其正何往而无功故曰不失其正也易傳曰隨當而  
 有功

易傳

新安朱氏曰卦以物隨為義爻以隨物為義初九以陽

居下為震之主卦之所以為隨者也既有所隨則有所  
 偏主而變其常矣惟得其正則吉又當出門以交不私  
 其隨則有功也故其象占如此亦因以戒之本○官有  
 渝隨之初主有變動然尚未深○問初九官有渝貞吉  
 出門交有功官是主字之義是一卦之主首變得正便  
 吉不正便凶先生曰是如此又曰這必是變了只是要  
 出門交有功却是變

錄語

東萊呂氏曰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官主守也  
 大率隨人必曾中先有所主宰若无主宰一向隨人必  
 入於邪至於變所守以隨人尤非小事若所隨不得其  
 正則悔吝而不得其吉矣此隨人之初尤不可忽故聖  
 人教人以隨之本言人先內有所主然後可以隨人或  
 變而隨人惟正而後吉也出門交有功非特處事如此

學者為學亦如此今之為學自幼至長多隨所習熟者為之皆不出窠臼外惟出窠臼外然後有功象又贊以不失也者常人多謂親暱之言必不誤我隨之必可无失殊不知親暱蔽於愛其為我謀也必不盡公且如與親暱論官職則必多勸我進少勸我退從之豈不失乎如與親暱論財利則必多勸我受少勸我辭從之豈不失乎惟利害不相及之人往往說得依公合理吾能隨之所以多有功而不失也

易說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伊川先生曰二應五而比初隨先於近柔不能固守故為之戒云若係小子則失丈夫也初陽在下小子也五正應在居一作上丈夫也二若志係於初則失九五之正應是失丈夫也一無字係小子而失丈夫舍正應而從不正其咎大

矣二有中正之德非必至如是在隨之時當為之戒也

○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无兩從之理二苟

係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徇暱己之私忘天下之公故偏係而不能

兼與也六三陰柔小子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二初不能動今居動之中者得初九而後動也故舍應從初非得已也亦隨之小者耳是以有係小子失丈夫之象方其未動之時雖欲應五豈可得哉然終无絕五之志以急於託初之動未能兼與故也與夫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者異矣是以所係雖小而无凶咎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四艮為少男有乾父坤母小子也初震為長男有巽婦夫也隨利於正初九正也九四不正也二

與四同功以情言之柔必隨剛陰必隨陽初九九四皆陽剛也其能兼與之乎四雖在上不正也初雖在己之下正也六二係情於四比初不專雖與之相比而情不親雖有中正之德而所隨非其人其失在於不能權輕重也故曰係小子失丈夫弗兼與也臨事擇義於六二六三見之傳

新安朱氏曰初陽在下而近五陽正應而遠二陰柔不能自守以須正應故其象如此凶吝可知不假言矣義

○小子丈夫程說是錄

東萊呂氏曰凡人既要隨君子又要隨小人終必為小人之歸故象曰弗兼與也伊川云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无兩從之理二苟係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此數句最當朝夕看且如宣政間蔡京為相有

一給事中封駁稍多以是罷黜所親或問蔡曰是亦相門出也何故罷之蔡曰彼既欲為好官又欲為好人此雖姦人之言然正合弗兼與也之意可以為世戒也易說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伊川先生曰丈夫九四也小子初也陽之在上者丈夫也居下者小子也三雖與初同體而切近於四故係於四也大抵陰柔不能自立常親係於所近者上係於四故下失於初舍初從上得隨之宜也上隨則善也如昏之隨明事之從善上隨也背是從非舍明逐暗下隨也四亦无應无隨之者也近得三之隨必與之親善故三之隨四有求必得也人之隨於上而上與之是得所求也又凡所求者可得也雖然固不可非理枉道以隨於上苟取愛說以遂所



求如此乃小人邪諂趨利之為也故云利居貞自處於正則所謂有求而必必一无得者乃正事君子之隨也○既隨於上則是其志舍下而不從也舍下從上舍卑而從高也於隨為善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舍小隨大所求可得必守正不邪乃吉說易

龜山楊氏曰陽剛丈夫陰柔小子也不係二而係四係丈夫也雖有所係而所隨者上與夫失丈夫者異矣蓋親仁尚賢隨之上也合汙世同流俗隨之下也三雖未足以與權而志舍矣亦君子所與也故有求斯得然隨而有求求在外者也君子之求求在我而已故雖有得不若居正之為利說易

白雲郭氏曰六二隨於內者也六三隨於外者也隨之道貴知變知變故能隨時非六三之智優於六二也時

之不同耳方其不能動之時則不得不隨於初及其居動之極則不得不隨於說此六三係丈夫失小子之義蓋盡初九出門交有功之說也雖小有失於內而其於隨之大者蓋有得也故曰隨有求得則利居正以守之故利居貞然初自守而變而三自變而守易地觀之皆一道也志舍下者六三於斯時志在於隨而不在於動故也說易

漢上朱氏曰先儒舊讀舍音捨張弼讀舍與乾九二時舍也之舍同辭曰利居貞象曰志舍下也以舍訓居弼讀為長三四相比近也四三无應宜相親也以陰承陽以下隨上順也三寧失其親比而順者而係情於初以初正四不正也故曰係丈夫失小子三柔不能自立而隨初是去昏而隨明背非而隨是違不善而從善得隨

之宜也初亦以三同體而又下之故三之隨初有求而得良為手求也初三相易得正也三苟知隨而已不知自處以正人將拒我其能久乎蓋隨人宜以柔處已當以正三六之隨利居貞也此三所以係初歟巽為繩係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丈夫謂九四小子亦謂初也三近係四而失於初其象與六二正相反四陽當任而已隨之有求必得然非正應故有不正而為邪媚之嫌故其占如此而又戒以居貞也義本

東萊呂氏曰此爻却與六二政相反六二隨小人失君子六三却是隨君子失小人蓋六三之失小人乃是得處所以言隨有求得如病以去為得瘡以潰為平利居貞者今人多言諂媚君子无害不知諂君子與諂小人

无異古之人親附君子之心雖切而守道之心甚堅使其一向直前則君子亦未必與我蓋君子易事而難悅玩味利居貞之義則知君子不可苟隨也六二既失君子隨小人固不足論至六三既能隨君子而聖人又教之以利居貞蓋隨君子而不能利居貞則君子所見於我无預以是知隨人者不可无所主也邵堯夫所謂君子不可以強合此正得利居貞之意孔門弟子最得此三字如孔子欲正名子路曰子之迂也奚其正子路所見雖未至然亦不肯遽舍所疑而從聖人大抵孔門問荅多爾易傳上隨下隨之義最好令人能上隨則一步高一步下隨則一步下一步如修身如為學一向隨上則高明如飲酒如佚樂一向隨下則卑陋矣爻言利居正象言志舍下也能決志舍下則能上隨矣易說○又曰

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失即得也已丑課程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  
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以陽剛之才處臣位之極若於隨有獲則雖正亦凶有獲謂得天下之心隨於己為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眾心皆隨於君若人心從己危疑之道也故凶居此地者奈何唯孚誠積於中動為合於道以明哲處之則又何咎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皆德及於於一元民而民隨之其得民之隨所以成其君之功致其國之安其至誠存乎中是有孚也其所施為无不中道在道也惟其明哲故能如是以明也復何過咎之有是以下信而上不疑位極而无逼上之嫌勢重而无專強一作權之過非聖人大賢則不能也其次如唐之郭子儀威震主

而主不疑亦由中有誠孚而處无甚失也非明哲能如是乎○居近君之位而有獲其義固凶能有孚而在道則无咎蓋明哲之功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居陰利於此三則凶也處隨之世為眾所附苟利其獲凶之道也能以信存道則功業可明无所咎矣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二六三隨彼則失此能知所擇則无不得也六三以柔隨剛得其所求故曰隨有求得九四以剛帥柔而從己以力驅三而使隨如禽之獲故曰隨有獲隨陰求於陽恐入於不正故利居貞陽帥於陰以力制物終必畔之守此不變取凶之道貞者守而不變之義也然三亦无應我以正帥雖若力制久則信之故曰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龜山楊氏曰九四震兌之交動而說也動而說而天下  
 隨之隨有獲也履近君之位任大臣之責危疑所集也  
 雖有獲其義凶矣非有孚在道而明足以與權其能无  
 咎乎故孔子曰明功也昔周公東征而罪人斯得以至  
 東人欲其留西人欲其歸可謂隨有獲而天下隨之矣  
 然公孫碩膚赤烏几几夫何咎之有非有孚在道以明  
 寧有是夫

說易

白雲郭氏曰九四居尊近之位有剛健之才天下之所  
 說隨亦足以致人之隨者也故為隨之有獲者六三隨  
 有求得蓋隨人而有得者九四隨有獲蓋以得人之隨  
 為獲也夫尊近之臣勢疑於君又獲天下之隨守此為  
 貞則凶矣是必有至誠之道大明於天下足以使天地  
 人鬼萬世无疑焉斯无咎矣文王之時三分天下有其

一可謂有獲矣方且以服事殷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  
 已是以萬邦作孚而天下萬世稱其德焉非有孚在道  
 者乎其義凶者非九四誠有是凶也若貞固守之其義  
 有得凶之理也明功者有孚在道明隨之功也

漢上朱氏曰三不隨四據而有之獲也獲難辭也二  
 與三當隨五為四所隔下而從初四在大臣之位處可  
 懼之地與五爭三能无凶乎三四易位正也雖正亦凶  
 義不可有三故曰貞凶象曰其義凶也然四終不可以  
 有三乎曰非不可有也動而有孚於道无意於有三而  
 三自隨之可也初九其行以正所謂道也道之所在故  
 初九為隨之主四動正與初相應有孚在道也四正而  
 誠孚於道則三亦唯正之隨豈唯有三而二亦隨初是  
 率天下以隨五而成隨之功也三四易位成離離為明

以明則无獲三之咎无咎則无凶可知故有孚在道者明之功也易傳曰孚誠積中動必合道故下信而上不疑古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九四以剛居上之下與五同德故其占隨而有獲然勢陵於五故雖正而凶惟有孚在道而明則上安而下從之可以无咎也占者當時之任宜審此戒

本義

東萊呂氏曰天下皆隨於己當危疑之地雖正亦凶惟至誠於道自然无咎所以至誠无咎者為其自誠而明故也伊川所以引伊尹周公孔明皆以其明哲而誠故可處危疑之地然又如燕之慕容恪亦當主少國危之時內有強臣外有強宗惟慕容恪能以至誠自守故能全燕之社稷而无纖毫之咎正得有孚在道一爻之象

象曰隨時之義大矣哉此危疑之地本自當凶然君子處此自有轉移換易之理此所謂吉人吉其凶凶人凶其吉又曰居大臣之位處多懼之地若有心於得民之說此固姦臣所為不可論至如中正之大臣為民心所隨雖貞猶凶要必有處之之道有孚在道以明何咎是也有孚在道此一句最好看蓋有孚誠於中即所為合道見善又明何咎之有何咎與无咎不同乃伊尹周公孔明事也有孚在道以明董仲舒曰為人臣而不知春秋必陷篡弒之禍為人君而不知春秋必被首惡之名其始莫不自以為善而不知其非自以為善則似有孚不知其非則不能在道以明又如釋氏之湛然不動道家之精神專一亦近於有孚只為无在道以明易說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居尊得正而中實是其中誠在於隨善其吉可知嘉善也自人君至於庶人隨道之吉惟在隨善而已下應二之正中為隨善之義○處正中之位由正中之道孚誠所隨者正中也所謂嘉也其吉可知所孚之嘉謂六二也隨以得中為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說隨則不知其過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隨之世而剛正宅尊善為衆信故吉或曰孚于二則吉易說

藍田呂氏曰隨之為義惟恐不中不正九五處尊而位正中至美之德信於物者也

龜山楊氏曰二五皆正中也孚于正中善之至也吉孰加焉故曰孚于嘉吉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五之於隨所謂信以成之者也亦所謂

安而行之者也故能無事於隨不優不迫居中履正孚于嘉而已嘉美德也美德孚於天下无外内之限豈堯所謂欽明文思允恭克讓光被四表之德哉豈舜所謂濬哲文明温恭允塞之德哉位正中者天下之人莫知其有為之迹所可見者位正中而已孔子言堯无能名舜恭己南面之意也或謂孚于六二則與屯其膏同人號咷无以異安足以見隨時之大哉易說

漢上朱氏曰陽為美九五位正中美无以加於是矣故曰孚于嘉吉者誠信孚於二也二正中也五不有其美隨六二之中道則得物之誠二樂告以善故能不過而止於至善觀乎位正中則知孚於二而吉矣道之中天地萬物所不能違有之則生無之則死故謂之至善謂之至美雖子路之勇禹之大智舜之明德不能加毫毛

矣易傳曰自人君至於庶人隨道之吉惟在隨善而已  
 下應六二之正中隨善之義也或問午亦有美矣何謂  
 陽為美曰陰含陽以為美者也至兌而陰見陽伏至坤  
 而萬物虛陽美盡則午之美亦盡故嘉之會者謂乾亨  
 也坤品物咸亨者含弘光大也坤豈能專之是以坤三  
 含美以從王天保歸美以報上

傳

新安朱氏曰陽剛中正下應中正是信於善也占者如  
 是其吉宜矣

本義

東萊呂氏曰九五孚于嘉吉此正當以六二六三參看  
 大凡病有粗有細六二一爻隨小人固不足道六三既  
 知隨君子又不可以非道隨之必居正然後可然六三  
 一爻病麤者易見九五居正中之位則隨用皆嘉善又  
 恐隨之太過伊川云隨以得中為善隨之所防者過也

蓋心所悅隨則不知其過矣此正病之細者最難看此  
 數句學者當玩味置之座右蓋人只言能從君子便是  
 趨向已足此外无事殊不知雖所從得君子猶自大有  
 事在六三之隨四九五之隨二所隨者皆得君子也然  
 三所戒者以謂不能自守其正而欲苟悅君子則便與  
 諂媚无異此其失猶易見至於九五所戒則謂雖无諂  
 媚之心而慕用君子之心太過見得君子无事不善件  
 件隨之則亦非得中矣此其失則難知也傳所謂中實  
 者九居五之中則為中實蓋隨善而不中實則名為隨  
 善何益於己如人為學見前輩若不中實則見如不見  
 中實乃為學之根本

易說

已丑

課程

張敬夫書云易傳隨孚于嘉義最宜精玩蓋多為其樂

善美意所移易得侵過爾又賓主資稟皆明快則欠相濟之義尤易得侵過也見別集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明道先生曰隨之上六才與位皆陰柔隨之極也故曰拘

係之乃從維之又從而王用亨于西山唯太王之事民心

固結而不可解者其他皆不可如是之固也劉綸師訓

伊川先生曰上六以柔順而居隨之極極乎隨者也拘係

之謂隨之極如拘持縻係之乃從維之又從而維係之也

謂隨之固結如此王用亨于西山隨之極如是昔者太王

用此大亨王業于西山太王避狄之難去豳來岐豳人老

稚扶攜以隨之如歸市蓋其人心之隨固結如此用此故

能亨盛其王業于西山西山岐山也周之王業蓋興於此

上居隨極固為太過然在得民心一有之隨與隨善之固如

此乃為善也施於他則過矣○隨之固如拘係一元維持

一元持字隨道之窮極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居隨之極在一卦之外而不應於內非知

隨者也故拘係之乃從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宜元不

從者其伐崇也至於執訊連連所謂拘係之乃從也其

卒也是致是附四方以元侮所謂維之也此文王所以

亨于西山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舍己從人不畔人以從己之欲隨民之道

也隨民之極則民之隨也亦如是而已方文王之三分

天下有其二固有不隨者也至於其化自北而南皆有

德以維其中心悅而誠服者此亨于西山之道也故

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方是時民歸之若

自拘係之又從而維之見其歸之固如是也必有以



拘係有以維繫豈文王之道哉而上六所言乃上窮之  
民將從文王之維无子遺者也夫哉隨乎舍已從人隨  
也達則兼善天下亦隨也不當時命而獨善其身亦隨  
也故始之言父子夫婦朋友之隨而終之以文王之成  
王道皆隨時之義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舍已從人不咈人以從己之欲隨  
民之道也隨民之極則民之隨也亦如是而已方文王  
之三分天下有其二固有不隨者也至於其化自北而  
南皆有德以維其心此亨于西山之道也故詩曰自西  
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方是時民歸之若自拘係之  
又從而維之也必也有以拘係有以維繫豈文王之道  
哉而上六所言乃上窮之民將從文王之維无子遺者  
也大哉隨乎舍已從人隨也達則兼善天下亦隨也不

當時命而獨善其身亦隨也故始之言父子夫婦朋友  
之隨而終之以文王之成王道皆隨時之義也雍曰上  
六隨道之成盡動而說隨之義故如水之就下獸之走  
壙各從其類拘係而來莫之能禦也為之主者乃從而  
以道維之而已觀二老之歸文王孟子曰天下之父歸  
之其子焉往夫其歸也如父子相拘而來豈非拘係之  
謂乎至於虞芮之訟亦非文王有以係之也然文王發  
政施仁必先於鰥寡孤獨視之如傷使无凍餒是為維  
之之道蓋非文王有心於其間隨時之義當然耳孟子  
言朝覲獄訟謳歌之歸舜禹亦由是也說者謂有不從  
者必拘係之乃從此宜齊威晉文之所不為而謂文王  
為之乎

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六隨之窮也窮則變變則不隨然而隨

者非禮義拘係之又從而維持之不能也三上相應三  
有艮巽艮手拘之也巽繩係之也上窮反三復成巽乃  
從而係維之也拘之使不動係之使相屬係維之使不  
得去三坤也坤為眾眾之悅隨上六固結有如此者昔  
周之太王用此爻以亨于西山杖策而去隨之者如歸  
市非得民之隨豈能使已窮而更隨至於不可解乎兌  
西也艮為山乾五為王三上往來不窮亨也先儒以此  
為文王之爻誤矣故易傳正之曰周之王業蓋興於此易傳  
新安朱氏曰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誠意  
之極可通神明故其占為王用亨于西山亨亦當作祭  
享之享自周而言岐山在西凡筮祭山川者得之其誠  
意如是則吉也窮極也義本○王用亨于西山言誠意通  
神明神亦隨之如況於鬼神乎之意○又曰易難看不

此他書易說一箇物非真是一箇物如說龍非真龍若  
他書則真是事實孝弟便是孝弟仁便是仁易中多有  
不可曉處如王用亨于西山此却是亨字只看王用亨  
于帝吉則知此是祭祀山川底意思如公用亨于天子  
亦是亨字蓋朝覲燕饗之意易中如此類甚多後來諸  
公解只是以己意牽強附合終不是聖人本意易難看  
蓋緣如此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上六拘係之此正民隨君學者隨賢拘係  
而不可解隨之極者也太王邠民隨之者如歸市正合  
此爻所以亨于西山也非特太王如有客詩言有客宿  
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白駒詩言皎皎白駒  
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亦合此爻易說



